

冊十二

繪芳錄

第一回

里關山欺二豎

六朝金粉擅雙珠

西冷野樵著



書名 繪芳錄八十回 光緒四年序上海申報館
 排印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冊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5
 編號 D8665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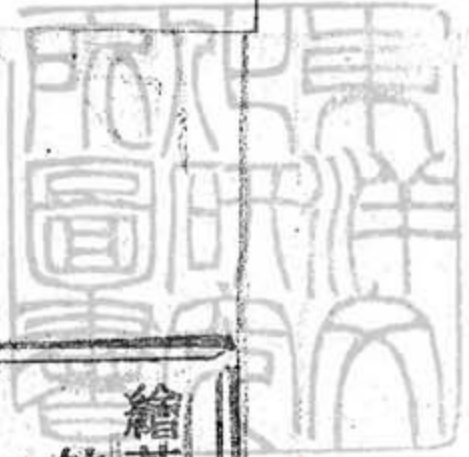
暇日無非事，偏閱諸家說部，如西廂還魂、長生琵琶等書，寫得淋漓盡致，無非情字。言言合理，洞中人心。古今來多少英雄，總不能於情脫身。即人生五倫之樂，皆可言情。出身仕國、魚水之情，居家事親、色笑之情，昆弟聯隸、萼之情，夫婦篤燕、好之情，朋友有投贈之情，推之於日月，則時虫魚花鳥，目見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皆足怡我性，悅我情。吁！情之正者，也。或不然，秦樓楚館，日逐狹邪，白首爭盟，黃金買笑，得得一知己，兩兩情濃，生死不易。若者，雖非情之正，亦情之鍾也。其惟爾者，斯得之情，宣諸口而不能蘊於心，而不泯刻骨相思，切身痛癢者，斯得之。然而非什百庸眾之流，所能夢及何也？緣情以文，生文以情，魁首始識情，真仕女班頭方臻情。妙或以余言為誑者，盍工咏琴操通禪憐人，小小湖前墓石，藪存不語真真畫裏。

繪芳錄
 第一回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繪芳錄八十回 光緒四年序上海申報館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K3027
(12)

双紅堂
小説
65(12)



繪芳錄

第五十六回

西冷野樵著

江相國返仙歸地府

雲制軍治水論河源

謂說江內諫自勞之成疾病勢日增又添了喀噉諸症請了醫家來皆
 束手無策但囑早備後事以防不虞江相也知道自已難以復起這日
 早間覺得神致稍爽命人扶着坐了起來喝了一口水將漢槎喚至床
 前授以大義叫他書寫遺摺漢槎不敢違命心內如刀割一般忍着淚
 遵照父親口說的意思寫就奏草送與江相過目江相點了點頭命收
 過一邊有暇即可騰清又將漢槎叫走近兩步勉勵他居官要清愛民
 要切由高曾祖考以至汝父五世為官皆兢兢業業幸無隕越汝若能
 承先緒方不愧江氏子孫我即死在九泉之下亦可瞑目無憾於宗祖
 漢槎此時萬箭攢心又不敢哭只有低低的應了一聲那眼淚早撲簌
 簌灑滾下來忙躲開用手帕偷拭江相又請了江老夫人過來道你我
 夫妻原冀白頭偕老同享百齡上壽不意我大限已終只得拋撇下你
 去然回想我們數十年夫妻相敬如賓你又是詰命一品夫人膝前有

子有孫也不算苦了我死之後你可無庸過於悲傷致損身體江老夫
人聽了哽噎着道你那裏尋出這些話來不過年災月晦少停幾日即
可全愈沒的這些話倒叫人難受況現在各處聘請名醫來診視俗說
藥遇有緣人碰着那有緣的可以一藥而起你別要這麼胡思亂想耗
費精神不是醫生說還叫你靜靜的調養呢江相微笑道那裏怕死就
能不死麼這些醫家不能治病何能治命吾知吾命不可復生縱求得
海上仙方都是沒用的且人生百年多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我輩生
於承平之世聖朝無闕諫書日稀不必效文臣死諫邊疆安謐烽火不
驚不必效武臣死戰又荷聖恩隆渥位冠百僚尚幸勉供厥職未有遺
羞此心即可質諸鬼神雖死猶生也說罷又命人取了奎郎過來伸出
手摩撫了一回嘆道此兒生有骨格將來可大昌江門遠勝於乃公多
多須善爲撫育之回頭將伯青叫過亦規誡了數言又向素馨道你是
出慈的女兒我本可放心因你既在我面前不得不分付你幾句總之
爲婦之道敬奉翁姑匡助丈夫乃婦人第一要事舍此而外皆爲末務
况你自幼熟讀列女等傳頗明大義也無須多囑惟有我死以後你母

親必然悲苦你當善體母心多方勸解爲是素馨聽說不由淚下如雨
幾乎哭出聲來勉強在喉內應了一聲江相又分付身後不可奢侈只
要盡禮漢槎恐父親勞碌太甚再三請睡下稍歇再看江相兩頰發紅
目光已定忙叫人捧過參湯漢槎親送與江相口邊江相搖搖頭推開
一旁微微一笑口內朗吟道

我本大羅天上客

來從人世了因緣

吟畢笑猶未止即溘然而逝享年七十八歲江老夫人急上來摸按叫
喚已不中用了忙命衆人穿換冠帶此時親丁人等各分男左女右齊
跪於床前叩送一面着衆家丁送信親友然後房中方舉起哀來可憐
漢槎直哭得死去活來音微喉啞江老夫人亦痛哭不休瓊珍恐婆婆
年老不禁傷感反忍淚同着素馨近前勸住親扶江老夫人到退門裏
少息前兩日各色匠役人等早傳齊伺候一得了信衆家丁分頭督率
裱糊門扇搭蓋棚亭頃刻內外如銀裝世界一般後進又高搭喪棚所
有幃幔祭獻諸物色色俱全少時衆親友紛紛皆至伯青即請王蘭二
郎照應一切擇定入殮時辰叫了僧道等衆來伺候眷屬由江老夫人

起均遵制成服漢槎趕着申報丁憂又託雲從龍代遞江相遺摺衆親友俟殮畢始作辭而去只有小儒等人未散又勸慰了漢槎一番無非節哀盡禮的話漢槎與小儒商議留下二郎幫同伯青照察喪中各事梅仙五官管理外面迎賓送客收禮登簿諸務小儒回去即遣人送了他三人的鋪蓋來以便住在江府所有喪中繁文自然按禮中度毋須交代單說雲從龍專呈江公遺摺去後過了幾時奉到恩旨深念江相在世公忠愛國賜諡文勲公又恩賞一品廕生俟伊子漢槎服闋後仍以道員送部引見聽候選用又賜祭一壇即着該督前往致祭從龍先着人去送信江府隨後親自前來主祭漢槎忙迎接入內設了香案向北謝恩請從龍代他轉奉感激下忱又擺盛席款待邀伯青二郎作陪說到江相臨終的時候念的兩句從龍道足見江老相國生有自來不同碌碌此番撒手西歸遙憶鶴駕乘雲再登蓬島子嚮之子奎郎日後定然光大門庭勝於祖父不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凡人到臨終之時說人休咎必靈驗的二郎道老師一生聰明正直死後非仙即神斷無疑議况祖父之德蔭及孫子奎郎之將來可操券以待伯青道據聞此

子生時舍妹夢吞珠而產其珠如斗五色斑斕光華射目古來夢珠夢月而生者皆可期貴未卜此子若何從龍笑道據你所說更不啻可喻令外甥定是一粒靈珠子化身非獨富貴兼全日後還該有異常出色驚人之處未知伯青可能爲何無忌之舅否說罷伯青二郎皆笑了起來酒過數巡從龍起身作辭回至內寬了大衣正欲轉後忽見外面傳進一角緊急文書忙拆開看時原來是漕河秋間水汛甚大經漕河總督率同在工司道各員小心防範直至霜降後水力稍弱亦漸却退兼之各工修得堅固非常當具摺申懇普慶安瀾此時已交冬令正水涸之時更毋庸慮孰料月內忽然潮汛大作各工員弁又未曾防備從來冬令絕無水患此番突然而來措手不及竟決漫了好幾處堤岸各工人員都疑爲妖誕那告急的詳文如雪片一般把個曹大生嚇得驚疑不定且古今未有之事又不敢不出摺具奏自請處分旨下着漕河總督商同兩江總督與山東巡撫妥爲籌辦所以曹大生忙條了咨文至南京山東請雲從龍洪鼎材赴工會辦從龍見了來文也深爲詫異亦不知冬令水患是何吉凶即收拾起程忽想起王喜來正好借此機

遇帶他去効力便傳了王喜來見說知此事王喜甚爲欣然退下來
即將秋霞寄頓在方夫人處自己單身好隨制台去治水而且又是漕
河兩管人員分內之事一日從龍到了清江曹大生得信即遣員迎接
入城相見洪鼎材早到了數日彼此見了面無暇叙說寒溫便議論此
水來由大爲怪異曹大生道亘古及今未聞交冬水涸之時復又泛漲
且來勢甚精竟有堤工難保之虞豈非怪事而何偏偏小弟來淮值此
禍亂定然我應絕於此多分此水即因小弟而至亦未可知雲從龍洪
鼎材聽曹大生說出這倉猝不倫之言幾乎被他引了笑出聲來洪鼎
材道曹大人你也忒過慮了但是水患每年夏秋之間是有的却未聞
冬令猶有水患若說因大人而生此怪異之事斷乎不能你大人應如
何設法堵禦此水纔是縱自己怨恨到明歲此時纔恐這水也退不下
去從龍點首道洪老大人此言甚是况我等奉命來商酌治水的宜趕
緊籌畫妥善章程務要澈底清源不能揚湯止沸大家立定主見好請
旨辦理在二位大人高見若何洪鼎材未及回言曹大生先雙手齊搖
道上諭雖命我同二位大人會辦無奈小弟自知才短兼之連日心緒

不靈分外一籌莫展不知我這前程與性命有是沒有呢那裏還想得
出善策來悉聽二位大人若何籌畫自然是計出萬全何用小弟旁參
末議徒覺贅疣然而小弟亦不得置身局外惟有諸事愿附驥尾而行
雲從龍見曹大生一味推諉只顧身家不顧國事的話不禁正色道曹
大人你太難爲情了大人身居極品大員受朝廷寄託之重而且水利
係大人的專責我們不過奉命來與大人會辦應該大人主政纔是怎
麼你大人這般畏縮不前真成笑話既是你大人毫無一策却不怪我
等放肆僭越大人了遂回身對洪鼎材道在老大人高明怎生辦法曹
大生被雲從龍一頓搶白得啞口無言滿面羞慚氣生生的坐在一旁
袖手觀天若作不聞之狀洪鼎材道此事亦非彼所推諉的事雲大人
有何良策何妨請教大家斟酌從龍笑了笑道在小弟管見自古治水
之法無過清源遏流四字雖然刻下水勢近於怪誕我等仍當以平日
治水之道治之何能以怪誕而止且怪誕這一句話也不能達諸上聽
我意明日先着兩員熟習水利的官前往漫漲倒塌的各處堤岸要隘
察看如何情形然後再度其來去之勢治之庶幾可成不則胸無成竹

恐反招債事之愆未卜你老大人以為然否洪鼎材連連點頭道此論深是你大人意見欲着何員前去從龍道小弟前在漕河任上有署漕標中軍都司鄭林該員作事明幹頗知水利再漕標守備前署揚州衛守備王起榮亦精明強幹即着此二員同去可無貽誤洪鼎材道諒你大人賞識不謬若論鄭都司我亦知該員勤能可靠即向曹大生道曹大人明日可速委鄭王二員前往此番的本是突如其來竟有朝不保暮之虞愈速愈妙曹大生聞雲從龍說出王起榮來明知是女婿的仇人又不便駁回便道既雲大人保荐該二員前去諒必不錯但是該員等俱係武弁恐不甚明晰水性我意中却有一人可以偕往於事亦可有濟小婿魯鵬前月由甘泉縣任所告病回籍現在仍居此地就醫於水利上甚為熟諳我欲着彼同往庶收寸效不知二位大人可否洪鼎材道既是大人令坦又熟習水利大人何妨即委以同去只要察看得寔不致誤公無論何人皆可去得雲從龍聞曹大生居然保荐他女婿魯鵬同去分明因我着王起榮察着水勢他即着魯鵬去暗中好掣王起榮的肘腋不問可知便淡笑了聲道論理委員前往應該曹大人作

主我等何得擅專因曹大人說近日水患擾得心緒不安囑我等裁酌我又因曾在漕河任上一年之久深知鄭林可靠王起榮亦因其辦事勤明故着其協同鄭林前去而該員等又係漕河兩營之員使以察看水勢不為越分若荐舉我等隨帶之員或其中有了偏袒至於令坦人本精明又諳水利同去何妨無如令坦既非漕河之員兼係告病回籍之人在清江就醫尚可如委其察看水勢究竟前次令坦告病是寔抑或是有意規避那起承審的案卷處分呢你大人若以為鄭王二員均係武弁恐不甚明晰水性漕河兩營文員不乏其人你大人該有意中信實得過的明幹之員不妨委一人同往相輔而行不然即不着鄭王二員去另派委一二文員前去亦可在多是國家的公事我們前無私意在內就是你大人欲着令坦同去不過為令坦熟諳水利可以察看得實無奈令坦却有一番原由是別人可去而令坦獨不可去小弟將此舉申明諒你大人也不致怪我方命洪鼎材聽了忙接口道這麼一說令坦却是去不得我尚不知其中有這一段情節雲大人還是為的令坦呢否則差委是曹大人的責任他也犯不着作梗竊恐委了

令坦前去難免沒人議論第一漕河兩營的人員卽有物議他們誰人
不想出力邀功若委了別人去他們尚敢怒而不敢言若委了令坦他
們知道這其中緣由甚至卽可明目張胆上來面回大人那纔難處呢
曹大生聽雲從龍洪鼎材所言句句皆是譏諷着他更外置身無地不
禁徹耳皆紅冷笑道小弟欲着小婿同去不是因公起見前無他意如
果不能同去卽作罷論又何必另委別員這一來倒顯見小弟是蓄私
了便賭氣將鄭林王喜喚上當面分付他們趕緊去察看各工段要隘
水勢情形須要逐細審視來踪去跡限五日銷差倘有疎虞挂漏你們
小心就是了又一面分付立給文札好明早動身鄭林王喜齊聲答應
退出收拾赴工曹大生卽叫擺酒款待雲洪二人席間無非談論治水
的法則更敲方散各回公廨自是曹大生痛恨從龍足見我女婿前番
雖是陳甘二人作對其中定是姓雲的主使不然他何以硬阻我不令
魯鵬前去回後又將雲從龍與他測氣的話告訴女婿魯鵬亦恨不絕
口雲從龍回至廨所叫人喚了鄭林王喜過來道你們是我保舉去的
曹大人甚不悅意因爲我未容他女婿同去之故起先當面分付你們

的時候你們也該看出神色總之小心察看各事得實亦不怕他尋事
他若無中生有難爲你們自有我主張你們却別要辦理不善使他有
疵可求那我也只好照公而論鄭林王喜忙站起身道卑職們沐大人
破格培植敢不竭盡心力仰副大人之盛意從龍又囑付了一番鄭林
王喜方告辭下來各帶了幾名跟從次日清早起身去了這裏曹大生
又佈帖請雲從龍洪鼎材下頓洪鼎材道雖着鄭王二員去看各工遙
想不過某處漫決某處坍塌據實詳報上來我等宜先行籌畫推本追
原當用何法治之方可速期成效雲從龍道書云火曰炎上水曰潤下
治水之要都宜引之趨下若專修堤工縱堅如鐵石然不能當水力掃
刷何況各工口門無非木石柴草而已焉能歷久不朽在愚見俟鄭王
二員踏看後得知各處水勢大小然後尋其來源復在極下受水之處
督夫役挑挖引水下注使水力倒回無復上激再將漫決坍塌各段趕
緊興修槍堵非獨解今日之圍連下年秋汛之時都可免患洪鼎材聽
說連聲稱是曹大生也只得附和說好轉瞬五日工夫鄭林王喜已回
見衆人請安銷委鄭林走上一步回道卑職等奉命直探到山東以上

臨清張秋交界地方節節要害均被冲刷甚險幸而各工駐防人等皆加意守護目前尚可無碍卑職等又傳了大人們口諭囑彼等小心隄防不日即撥款興修所爭者不過在此旬日有餘工夫最關緊要說着又在身畔取出一圖呈上即是他兩人所經過的地方恐口說遺漏故繪了一圖可以一覽無餘雲從龍接過繪圖看畢痛加贊賞可見你們辦事狠好且下去歇息待我們議定如何堵治再行差委鄭王二人應聲退下雲從龍又將繪圖細看了一遍即指點與洪曹二人看某處地勢高固某處地勢低險其低險之處水勢一至必先受害即歲歲興修徒靡國帑不能保其永遠無患須要疏通去路視河身之高下分別挑挖縱秋漲陡至不過在極低之處小有危險皆可挽回人力若再未事先防預期修築堤岸堅堵口門使河伯無從施其威風神不能買其勇則東南一帶即可普慶安瀾矣洪鼎材聽了稱善道雲大人真乃洞澈利弊言言中肯我輩自慚老朽望塵莫及還要請問如何疏通之法愿再聞其說從龍笑道治水乃曹大人專責我輩不過奉命幫辦是以斗胆妄參末議尚宜聆曹大人雅教若何疏治爲是曹大生臉紅道雲大

人又來取笑了我已奉申在先昏瞶無能你大人既有妥善章程理當乞道其詳好在多是爲國家的事不容推諉小弟實係才短并非有意取巧從龍聽說暗忖道我本要取笑曹老頭兒幾句這一句倒被他駁回了遂不作謙讓道明日我與二位大人帶領平時在工當差熟習水利明幹之員數人前往親勘相其地勢於極低之處先命工人築成攔壩使活水斷流用水車將水引置別處即由此處節節疏通都宜愈深愈妙再將各要隘堤岸前做成石磯使水不專激然後再興修堤岸加高增廣愚意水發之時既有石磯分其水力復有低處引水下注縱驚湍迅漲橫空而來亦不致且至夕決至於督率築挖總司其事仍派鄭都司王守備前去該二員年富力強眼明心細可無遺悞洪鼎材連稱甚善雲從龍見曹大生各事推諉不前也不由他做主及請問他行止便傳了鄭王二人來當面分付又與洪鼎材商議挑出幾名在工熟諳河道人員分頭去開通水路建築石磯等事因雲從龍與洪鼎材皆攝過漕河兩篆深知在工各員賢否都派的是多年老練之員又叫曹大生動支庫項若干發給他們領去置辦應用各物與招雇夫役飯食工

價等欸一面又咨請東河總督合辦臨清以下一帶恐彼損此益互相受害曹大生見雲洪二人不同他商議獨斷獨行非獨不見惱倒反歡喜他以為若有疎虞即非一人專責難得他們來替我挑這重担所以毫無阻撓一任他二人分派晚間回至自己署內暗暗遣了幾名心腹家丁到各工稽查倘有不測即飛來報我那時也顧不得他們了好先行專摺入京自立脚步要緊他們既說得鑿鑿又多般嘲笑我無能若將大事辦壞得了處分亦是自取咎戾與我無干然外面却不能不假作和氣與雲洪二人合為一手次早封了數隻大船着人到雲從龍洪鼎材公館內邀請一同赴工踏勘雲從龍又命派去各員各陳條說擇其善者即用他的法則相機而行便輕裝減從一路察看水勢緩急何處該挑何處該築何處該修一一佈置停當他三人仍返清江坐待各要工完竣覆命以後方可各回任所先將大概辦理情形及開工日期聯銜具奏暫且不提單說鄭林王喜曉得此次是雲制台獨力保荐他二人纔委此重任兩人背地計議道我們若不將此番工程辦得至善至妥即深負了雲大人一場盛意況大工告成我們准准是有大保舉

的二人即議定分頭督率兩下仍書函往來各述工段形勢互相酌理鄭林專管築磯修堤等事王喜專管挑挖低處河身引水歸源監督夫役人等晝夜趨趕露宿風餐不辭勞苦是以雲洪等人均未能回任過年不時又親赴各工段看視稽察各員勤怠東河總督也到交與地方會晤過一次直至次年二月初旬工程方次第告竣鄭王二人具稟申報請雲從龍等人下來看工從龍即約了洪鼎材曹大生同往果然各工石磯修築得高大堅固河身亦挑挖得深闊雲從龍即在工次痛贊鄭林王喜辦事認真便照單收了工程又見河內水勢緩弱日漸下退回至清江即與曹大生計議將修築完竣一節聯銜具摺所有在工出力人員各按官階保奏又一面備造支用清冊報部稽核鄭林王喜係此次尤為出力人員另片單保又傳了名班來唱戲酌謝命龍河濱諸神廟宇整整忙了半月有餘纔得清結雲從龍即收拾回省洪鼎材亦回山東去了一日從龍到了南京在城諸官迎接入署數月中未免堆積下許多公事從龍自有一番料理隔了數日曹大生奉到恩諭天顏甚為欣悅該督撫等均着交部從優議叙至在工之出力各員悉如該

督撫等奏請內有單保尤爲出力之河營都司借署漕標中軍鄭林着以河營叅將升用并賞加副將銜前署揚州衛守備候補守備王起榮着免其遲繳處分仍令回任并俟試署一年期滿之後果能勤慎准其題補實授再各工段河濱大王諸廟經該督撫等祈禱靈應實深寅感着翰林院恭書匾額教方交曹大生祇領敬謹懸挂各廟用荅神庥曹大生見王喜依舊回任心內甚爲不快無如自己因交卸在即又因奉了明文樂得做個人情即給札使王喜仍回揚州衛任原來直隸蘭儀開州等處秋汎泛濫冲損官民等堤現當水涸之時亟欲興修適值河東河道總督病故出缺因此次曹大生南河辦的得手即飛調曹大生速赴東河新任接手辦理所遺漕河總督着杭州巡撫何炳署理所以曹大生趕忙於未卸事之先着王喜回任也見得是他的情分王喜自是歡喜非常深感雲制台之力鄭林亦因自己升了官職分外喜悅兩人即聯名具稟叩謝從龍保荐之恩王喜見到任日急特遣人至南京接收秋霞又單稟從龍小儒兩人這日從龍接到來稟亦覺欣然便袖了王喜稟啓來會小儒再則連日辦公羈延尚未荅拜過衆人與他們

倒疎失了數月之久小儒等人聞得從龍來了忙同出迎接入內衆人先給從龍道喜此時漢槎也在座中因歲底已將江相的靈柩請入祖塋安葬現在守制在家除了朝夕在江老夫人前定省餘外毫無一事又爲孝服在身不便見客故時常到新園子裏與小儒等人盤桓消遣從龍卽向漢槎道去冬尊老相國殯宮入山彼時我在河工正當吃緊之時萬不克分身只遣人回省致祭未免不恭至今猶覺愧歉想子騫都能恕我漢槎欠身連稱不敢小儒又詢問河工辦理情形從龍一一細說便將王喜的稟啓取出與小儒等人看小儒笑道昨日我亦接到他的稟啓并來接收家眷赴任稟中深感你大力栽培然而王喜回任却多虧了花田成全王喜固然心滿意足不免使曹大生難爲情些好在他已調赴東河新任亦莫能爲力目下漕台換了家業師來王喜這揚州衛可保穩如泰山了從龍笑道曹大生多是自取其咎不能尤人他調東河還便宜了他若仍在漕河任上豈不更難爲情王喜是他叅劾去任日前我們保舉王喜回任的奏摺亦有他聯銜在內他而今調往東河正好順水推舟做個人情又將曹大生如何舉荐魯鵬同去查

勘河工如何諸事退縮不前我即如何與洪老一問一答的譏諷他不怕曹大生是有名的老牛精他也自覺慚愧惟有一件事他真討了便宜修築堤磯開挖水道多是我與洪老的主見現在大工告成他却穩穩的得了讒叙可謂坐享承平我們代他做了粗活其實調赴東河與修各工皆因他南河辦得合宜東河方着他去只怕他自家要辦出亂子來那時纔顯我們的好處呢此番他一人承理必然委他女婿去不知魯鵬第一即要累他受處分此乃意中之事你們若不相信耳聽好消息罷二郎接口道曹大生爲人本來卑鄙齷齪不堪言喻國家用他爲封圻大員也是官民的晦氣最怪是他兩個女婿與他一流人物真正俗語道得好不是一家人不在一家門說罷衆人都笑了起來王蘭道你們公務也該論完了此會又評論到人品究竟與你們何干我實在不耐煩聽了我只曉得及時行樂四字其外一概非我聞問今年正月花燈節下我們也狠樂了幾回多沒有在田在座因他代國宣勞情非得已現在公務已竣正好尋樂將這些已過身沒要緊的話復又抖擻出來長篇大套的議論有何趣味况本月將盡轉眼清和月至我見

留春館前芍藥大半吐紅大約因今年節氣早的原故我意明日先備東道奉邀諸君在奪艷樓宴賞牡丹晚間即在紅香院小飲那裏的景致甚好現在亦有幾種花當令盛開再遲數日俟芍藥全開仍要大大樂這麼一日賞牡丹的東道是我自備賞芍藥的東道却要罰在田備的因我們幾次宴會他多未至雖說是因公羈絆那辜負春光這四字難逃其責你們看我可罰得他在理二郎拍手道罰得在理就是這麼說法明日你先備東道到了芍藥開時不怕在田不請我們他若推故不來我們會鬧到他衙門裏去從龍笑道叫我請你們還可即是明日的東道亦算我的都不值什麼惟有這罰字難當又不是我有意不赴你們的雅會我也愿意日日爾你們樂呢苦於身不由己也是沒法的事非比者香如今退隱田園逍遙散誕可見這罰字即用的不當這些話姑且勿論者香當作罰我我仍當作請你們各執各語者香先把明日的東道備了請我們去賞牡丹且到下月芍藥開時再議我的東道未晚小儒亦笑道隨便你們爭論東道愈多愈妙總之你們備出東道都少不了我的我豈不落得多吃兩次說得衆人皆拍手大笑從龍又

坐了半晌即作辭回署晚間王蘭叫了廚子上來分付明日中晚備四
桌精美酒肴算我的賬一宵無話次早王蘭又着人去請從龍過來午
飯即擺在奪艷樓上衆人登樓凭欄下望果然牡丹開得十分燦爛如
一座花山相似最高的處在花竟直接樓口姚黃魏紫各色爭妍又夾
着一叢一叢的綉球真乃花團雪浪分外奪目衆人賞玩了一回入座
開懷痛飲晚來的酒席即設在紅香院中亦有西府蘭蕙等花可賞飲
至三更衆人多有了七八分醉意方散裏面方夫人聞知也鼓起興來
亦備了東道請婉容等人宴賞牡丹不須贅說光陰迅速早至四月中
旬留春館外芍藥十開八九王蘭即取了一幅花牋寫了幾行送與從
龍道

一昨偶步園中見婪尾盛開忽憶君約不禁狂喜食指即潑潑動矣
君可將數斗佳釀來助我豪興我當痛飲大嚼沉醉花前春光有知
亦當留戀不忍遽去君如以我言爲謬明日宴罷可試觀我朶頤
從龍看畢笑道者香真狂放得有趣遂作了覆字交給來人回去一宵
無話次日清早從龍起身洗漱畢略用早膳即坐轎向繪芳園來未知

從龍等人宴會時有何佳話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五十七回

西冷野樵著

門尖又羣聯芍藥詩

紹箕裘再兆芙蓉鏡

話說雲從龍來至繪芳園覽餘閣前下轎小儒王蘭等人早迎接出外邀請從龍到留春館內家人們送了茶從龍即向王蘭笑道昨承折簡相招今日特來驗君食指果動否乎王蘭笑道食指之動與不動與你無涉你究竟今朝的東道怎生備法快說出來我好分付廚子去從龍道悉聽尊便仍照日前的東道何如二郎道在田別要信者香的話若等你這時候來方纔分付廚房預備午飯是別想吃了昨晚我們已代你議定你看去可使得與前日者香的所備不過大同小異說着回身在書架上取過一張食單遞與從龍從龍接過看了一眼連稱妙極該價若干還煩楚卿知會廚房內明日到我那裏去領二郎笑道這倒不用你交代你備東道請人自然到你那裏領價難不成還派我出麼眾人談談說說早近午時分家人們上來擺開桌椅安放盃筯從龍亦換了便衣今日是八付座頭從龍小儒王蘭二郎漢槎伯青梅仙五官等

八人從龍主位其餘挨次而坐衆人飲酒看花甚爲歡暢留春館前本有畝許大的空地盡用短紅竹籬就着地勢圍成長短方圓形式每圍內分栽各色芍藥當盛開之時不下千餘百枝深紅淺白奪艷爭妍望去若錦綉花城相似衆人賞一回花飲一回酒高談雄論一回大爲愜意小儒又命人剪了各色芍藥數十枝插於几上壁間頓覺滿室中花團錦簇分外可觀少停席終散坐品茗閒談王蘭道既對名花何可無詩我欲大衆聯句作五排一章以誌今日之樂五官聽了忙接口道好原來五官近日習學作詩甫經入設恨不能與人聯句評評自己詩學如何若果能臨大敵從此當格外用心益求精進倘不能用我也死心蹋地丟開手另習別的技藝免空費了心思此時聽見王蘭要聯句正合己意生恐小儒等不愿故而趕着先行道好以鼓衆人之興也不待衆人答應便起身取過筆硯催着王蘭限韻從籠笑道五官也不做詩偏是他着急得狠是何意見二郎道在田不知道他近日似着魔一般晝夜學詩甚至到四更都不肯睡在那裏吟哦清早就向小儒者香閣長閒短又品論李青蓮羚羊挂角杜工部巨刃摩天白香山平易近人

韓昌黎大氣磅礴以及郊寒鳥瘦陶淡李濃王摩詰詩中有畫司空圖物外傳神一日到晚不是分門別類的摹效各家法則卽嘔心挖胆的面壁吟思我常笑他這麼苦志用功將來定成名士所以他聞得你們要聯句纔這般喜歡從籠道原來五官也會作詩了真正難得我們倒不可不聯吟以助五官雅興二則也評較評較他的詩學究竟如何我每說五官的爲人要算十全就是文墨上不甚了了未免缺憾這麼一來竟成了彬彬儒雅可羨可敬二郎笑道他不獨學詩而今兼又學畫昨日我看他畫的底稿兒就狠有筆意山水花卉人物翎毛草蟲色色俱全惟有山水分外擅長尤奇是他又學作寫真日前代小癩畫了個小像試筆雖不十分形肖亦不至人見了不是小癩的面目却也難爲他有什麼大心腸去學大約再過一年半載該有人求他畫了五官笑道楚卿別笑話人罷我不過閒暇東塗西抹的胡鬧也不算什麼還不知學得成學不成呢待我果真學成了再勞你這麼誇獎不遲我們倒是商議怎生聯句是正經不要聽你沒要緊的閒話擾亂衆人詩興從籠點頭道真所謂人有所念天必從之又云有志者事竟成五官賦性

本來聰敏過人再加以好學之功定可成名從此騷壇之上又多樹一幟荆關之下復繼起一人我輩真要愧煞王蘭早將韻本展開揀了一先的韻又將一張紙裁分八處上面註人名字放在各人面前推着五官道就從你聯起罷五官也不推讓提起筆略一吟哦便寫着念道
月令清和屆

寫下道此句起的未免粗鄙你們品評可用得否則待我另想起句從龍道狠好不用改的凡五排開首都宜平鋪直叙方不占中後的地步况此句雖然平易却是這個時候我來接你的便提筆寫着念着道
名園集衆賢花稱金帶艷

伯青道既已說到本題不能不叙及我輩遂聯道

人似玉班聯杯泛茶蘼酒

小儒道正是這時候了仍要再寫幾句實事實景始不脫略便寫道

堂開玳瑁筵燕低初帶雨

漢槎點點頭也續着寫道

紅吐半籠烟地築三弓拓

王蘭即續道

籬圍萬朶妍春殘歸似客

梅仙忙接道

夏至永如年香不招飛蝶

二郎續道

聲先聽杜鵑將離誰作賦

王蘭又忙接寫道

別號慣名銚綽約翻階上

五官道這銚字韻押得新鮮未免失之穿鑿便接着續道

丰茸倚檻邊閒凭橋廿四

小儒點首道妙在不黏不脫空際傳神五官的詩學真有進益了亦接

續道

清供佛三千蕊細同絲蹙

從龍即接道

枝高若火然

繪芳錄 第五十七回

正待寫第二句王蘭坐在對面已得了一句便搶着續道
欵斜因露醉

梅仙見王蘭搶了從龍的出句也不容王蘭再接便提筆寫着念着道
窈窕受風偏

伯青笑了笑續道

品重鵝黃貴

二郎也搶着接了一句道

根滋犬白延

五官笑道那裏是聯句倒是搶命了亦續道

烘宜朝院日

梅仙道

晴好夕陽天

王蘭笑指着金柳二人高聲念道

謔贈詩人詠

從龍亦笑着續道

評芳畫譜傳

小儒道不必再往下聯了我來煞尾罷若再聯下去不過倒去顛來用
些芍藥典故反嫌堆砌遂提筆寫道

吾儕須暢飲對此已如仙

五官道這兩句與芍藥有何關係小儒道唐韓愈芍藥詩覺來獨坐忽
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我就是用的這固意思五官點頭道原來如此
即如這裏館名留春我常想留春二字未免太泛若以爲芍藥開於首
夏春事已殘取名留春者言其不忍春去欲相留之意則茶蘼等花何
嘗不與芍藥同時開放也可題此二字我幾次要問者香又恐另有出
處昨日偶見柳宗元詩有欵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之句方知留春二
字專指芍藥而言竟移不到別的花木上去古云開卷有益真正不謬
我若冒冒失失的去問者香又要惹他笑話了從龍道足見五官處處
留心深爲可羨梅仙即取過一幅淡紅花箋將衆人的詩句挨次謄在
一處每句下註了名字衆人彼此傳觀贊賞了一回從龍道今日是子
騫落後了別人或三聯或二聯不等惟你只有一聯漢槎笑道我本不

善聯句情甘落後先時你們慢慢按部就班的聯續我尚可勉應一聯誰知你們後來同槍命一般彼爭此賽我那裏趕得上爽性退後還藏拙些改日容我補幾首絕句或者還看得下去若此時勉強和你們搶着聯句必至鬧出不倫類的詩句來又何苦惹你們取笑呢衆人談說了半晌時已近暮留春館內早點齊燈燭小儒又命人札了多少各色紙燈用長竿挑起插在芍藥田內紅花用紅燈白花用白燈愈顯得花光艷麗燈影迷離衆人齊贊這想頭甚好家丁們擺上酒席衆人復挨次入座傳盃遞盞直至三更方止從龍辭別回署小儒等亦各回寢所次早小儒起身正欲向園裏去尋五官伯青閒話又可使到留春館賞玩帶露芍藥忽見雙福忙忙的進來上前請安道喜道京裏二位少爺報單到了小儒未及答言早聽得外面一片鑼聲敲的沸翻盈天送報的人衆好似直打了進來齊向小儒叩頭稱賀爲首的越衆上前單屈膝雙手將報單呈上小儒喜出望外即命雙福先領送報人衆下去歇息展開報單見寶徵中了二十三名進士欽點庶常吉士寶煜也中在五十六名上以知縣簽發江西小儒一面分付開發報人又賞了酒飯

遂與匆匆的回後說與方夫人等知道方夫人聽了亦欣喜異常忙盪手親自在家神祖先煎點燭焚香隨後衆家人一起一起的上來叩喜多有賞賜外面王蘭人等裏面洪靜儀衆夫人等皆過來道喜少停雲從龍得信也坐轎前來接着合城文武諸官紛紛來賀忙的小儒迎送不迭大門內早將一幅猩紅吳綾寫着泥金報單高高挂起綠野堂上亦張挂燈綵此時連雙福等衆家丁都忙得十分高興議定來日演戲擺酒徧請在城官員紳宦次日請親族人等又次日請從龍人衆分作三日方不擁擠一切照料仍託梅仙五官二人內裏方夫人也分三天邀請女客所有來赴席的親友自然各有厚餽不須細述到了第三天酒席擺在綠野堂從龍首坐其餘各分次序晚酒仍設在留春館內從龍道前日子騫說另補幾首芍藥詩刻已數日想必脫稿何妨請教一觀漢槎笑道詩却調了兩首連自家多看不入眼怎好獻醜可否再假兩日工夫容妾改可觀再行呈政王蘭道罷啣子騫今日忽然用起謙來真令人難解不要磨牙了快些取出來與大家看罷知道你定有出色詩句故作此欲揚先抑之勢漢槎被大衆逼迫不過只得取過筆硯

寫下來遞與眾人見是兩首絕句王蘭念道

揚州芍藥甲天下勾引詩人興更狂既道此身有仙骨緣何低首讓花王

斜風細細雨霏霏終日看花不忍歸最愛虹橋二十四一齊含笑脫宮衣

眾人看畢痛贊不絕王蘭笑道這兩首絕句措詞新穎用意亦深沉不露圭角真合作也我原說他揣摩了這數日工夫定有佳句却故意不與人看明雖謙抑暗裏誇張這是子騫向來的脾氣漢槎大笑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好在我的詩已給你們看過佳也罷不佳也罷悉聽者香去說我又敵不過他的口角惟有聽之而已說話問家丁們已上齊肴饌小儒親自執壺眾人把盞又說道此次甘露未知可曾取中想且暮又盤都有信來外面亦該有題名錄了明日先買一本來一閱即知有無從龍道我想禮闈取士的總裁頗有眼力寶徵秉性拘謹直合個內官詞翰寶焜生來風力又善於言語機變爲一方之牧令綽然有餘就是甘露那孩子品學端方大有乃祖之風此科我可期其必中但是他

他也是個州縣材料縱然列在部曹業經過格恐翰苑清華無他位置我今日預先說下停幾日即要發曉的那時你們纔服我有先見之明衆人多點首稱是王蘭道閒話少說而今寶徵點了詞林至渾秋間都要請假回籍的正好順至杭州招贅一舉兩便小儒也該早些發信到朱家使蓬耕好預先準備因蓬耕家計不十分富足免得臨時措置不及二則亦當送個喜信去叫他聽着喜歡伯青楚卿既作大賓也要聯名寄封信去通知蓬耕小儒道者香不言我幾忘了明日即煩伯青楚卿作起一札我專人到杭州去大約完姻吉期都要擇在冬令方展轉得來伯青二郎皆答應了小儒又道就是甘家那邊得了甘露春闈的實在消息我也要打點彼此下聘擇吉同時婚嫁早早將兒女婚姻完全我即可交代首尾從此了却一樁心事了二郎笑道兒大當婚女大當嫁自然要料理的況且焜郎指日是一方父母了沒的縣官到任不帶着太太去倒也新奇只聽得翰林館裏有告假完姻的故事沒有聽得縣官有告假娶親的小儒若說交代首尾只恐言之過餘前月你家沈姨娘新添了一位阿郎取名寶森的難道不算你的兒子將來你是

不代他聘親的麼說得衆人多大笑起來小儒笑道我說的是眼前若到寶森娶婦至早也得十數年安知那時我輩又是何光景楚卿這思慮驚恐太遠了些伯青插口道楚卿提及小儒得子我却記起者香月內雙得子女這麼一件大喜慶事反瞞着我們連杯水酒都不肯請人者香不免太爲吝嗇王蘭笑道若這麼說起要扳出一堆的人來呢日前楚卿夫人生了千金二月內在田的大夫人生了公子多未請人不如大家約齊了公請你們庶幾不至偏向二郎道倒也使得我本要請人的因爲生了個女孩子什麼出奇所以沒有驚動諸位惟有者香雙得子女亦當出個雙分纔是莫若者香單請我們我與在田公請你們這纔真不偏向呢衆人齊說楚卿言之甚是重又換上大杯雄談暢飲直至月上花梢鼓方散又舉了一回從龍辭去伯青漢槎也因在園中住久亦要回去次日小儒即具了一信又加上伯青二郎的兩函遣人專往杭州并叙明冬閱着徵兒前來入贅等語家丁領命而去見雙福早送進一本春闈題名錄來狀元出在蘇州榜眼河南探花杭州因皆不認識不過一看而已沒甚關心看到三甲中間分部的各主事方

見甘露名字簽分禮部學習小儒見了亦覺喜悅道真個在田有知人之明竟被他料定了忙回後與方夫人商議着人往揚州甘家賀喜并約彼此下聘日期小儒的信纔去恰好甘老也着人至南京來書賀寶徵兄弟同捷之喜亦提及行聘的事兩邊皆約定七月中旬下聘冬間完娶此是後話不表隔了一日王蘭果然備帖來請衆人赴宴原來洪靜儀生了一女取名蕙貞洛珠生了一子取名政清同月生產只差了兩日女先男後王蘭既邀請衆人從龍二郎也不免同請了一天客因從龍在工未回時婉容已生了一子二郎家前數日小黛亦產下一女小儒見他們彼此邀請多有自己的陪客也另備了幾席酒做了一天戲請從龍等人重開湯餅大會鬧熱鬧早至端陽午節繁文不須細贅無非你來我往餽送角黍時鮮菓品等類衆位夫人亦因多有了兒女大家互相送些繭虎艾人寄名符長命縷諸物聊應時景光陰易過瞥眼早交暑日小儒接到寶徵寶焜的稟啓知已請了假回籍祭祖定於新秋同甘露一齊出京又附着甘露寄呈他祖父的稟啓與小儒昔日在京一班同年世好的通候書札小儒一一看畢當將甘露的家書

發出差人送往揚州便起身袖了寶徵兄弟的來稟至後堂交給方夫人看了方夫人道我正要請你來商量一件事後日是馮太太的生日前幾回他的生日都因我們相離太遠沒有送着禮物他也不能怪我們今番既住在一處雖然是個小生日正好借此替他做一做以補從前不知你意見若何如果可行你可叫人定下班子以備本日伺候唱戲小儒聽說連稱應該道我們自從各家合住楚卿家大小狼酬應了我們幾次我實在過意不去難得後日是馮太太生日我們既曉得定要大大熱鬧幾天纔是道理我就叫人傳班子去切不可早露風聲楚卿知道了必然攔阻等到當日再告訴他却要暗暗知照王太太們一聲恐他們也要附分子的說罷小儒出外分付了雙福又叫廚房是日預備上等酒席果然到了十二日小黛方纔知道欲要推辭已來不及了兩邊多挂了燈彩東宅是男客園子裏是女客兩處皆有戲酒頗爲熱鬧接着王祝江雲四處也補送戲酒小黛又作主人復請大眾雖然是個小生日整忙了半月有餘方止此時正屆大暑小儒等人通不出門只在園內避暑納涼伯青漢槎也不回去同着梅仙五官多住在園

裏這日早間落了一陣雨覺得涼爽小儒起身向園子裏來不着衣衫科頭跣足上身穿件熟羅小衫下着小白紬褲脚下趺了雙椶底涼鞋手執雁翎羽扇緩緩的由留春館繞至迎羲亭去看雨後荷花到了亭前早見王蘭梅仙二人倚着闌干指手劃腳的談論梅仙又折了一朵白荷花在手內擺弄小儒進前笑道原來你二人先偏我在此玩賞荷花也不約我一聲我亦會尋了來王蘭笑道人皆知雨後荷花分外鮮艷不可不賞我們縱不約你也該知道來的小儒笑道你此時見我來了樂得說句人情話正說着只見伯青漢槎二郎由河那邊灣灣曲曲分花拂柳的過橋而來大家問了好同倚着石欄見池內紅白荷花相間而開一朵朵奪艷爭妍清芬撲鼻如四面鏡重臺佛座金螺種類不一真乃翠扇凝烟紅衣泛水高高下下如一座花城相似甚至河岸上都鑽出幾枝早蓮花來又見那荷葉上的雨珠微風攔動跳走不已早有家丁們送茶來王蘭道五官何以不來難不成還睡着麼平日在裏面貪睡勢所必然現在一人住在叢桂山庄也該早起了梅仙道何曾是貪睡我來的時候他已起身半晌在那裏靜靜的用功呢我去約

他同來他口內只答應着却不起身我因此不耐煩纔獨自走來恰好路上碰見者香我看老五終日在詩畫上講究得廢寢忘餐還要入魔氣呢小儒道五官事事專心壹志而且始終不怠何患無成他的詩不必說已是好的了前日聯句中頗爲出色字亦寫得秀勁勻潤大有鍾王體格惟有畫沒有見他出過手不知如何若論詩字有這般長進他又精益求精料想畫也不得十分離奇他既不肯出來我們大家開他去梅仙道他前日畫了一軸十個美人現在裝潢好了挂在屋內我就狠愛他那軸畫兒和他要過幾次他說改日再畫一軸送我原本捨不得送與別人其實他也不曾學得多時卽如此精妙可見他的天分聰明高人一頭若說詩字我還可以將就得過獨有畫我是不懂的小儒點首道不意五官猶有這般手段你的天分本來也好詩字兩層亦不弱似他所欠的不過是學只要你用心去畫暇時就跟着他調調顏色臨臨底藁包管你不上一年半載不愁不會畫的俗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說話時衆人已出了亭子梅仙又在池邊近處折了幾朵荷花帶與五官插瓶大衆卽從河畔遠至半村亭穿出紅香院來至叢桂山莊進了園門見伏伺五官的小童坐在石磴上打盹衆人聽屋內寂靜無聲便悄悄走到窗外隔着碧紗向裏一望見五官坐在案前吮筆作畫案上鋪着一張一丈長的紙已畫成半幅紙上遠塗近抹是作的一幅山水五官却筆不停揮的或點或染或皴或鈎疾如風雨勢若雲烟不必計畫之工拙見他這般下筆卽知其技已精不同俗手五官一心專注在畫上竟不知窗外有人窺看衆人望了一會見他畫已將成一齊笑着走進道好畫呀我們特地過來瞻仰的五官正在得意作畫之際心無旁注猛不防的被衆人嚇了一跳忙擱筆起身讓坐衆人都圍攏來爭看他的畫本畢竟五官所畫的山水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五十八回

西冷野樵著

叢桂庄披圖評十美

紅香院添頰仿三臺

話說柳五官正一人獨坐在叢桂山庄窗下作畫因偶見外間壁上空
着一方沒有張挂字畫想自己畫幅山水懸於壁上閒時賞玩欲畫工
筆嫌太費筆墨又落小家氣派莫若畫幅大米全用墨筆寫作風雨歸
舟倒還雅致有趣再煩者香書一付大草對聯配落起來却也不俗况
今早雨後天氣涼爽正好作畫想定主見使尋出一張書畫貢箋用大
筆蘸着墨水濃塗淡抹頃刻大局已成真乃遠山霧翠近樹籠烟使人
觀之頓覺徧體生涼恍聞風颺雨浙瀝之音出於紙上五官畫畢自
己亦覺得意正要構思數言峭動的題句寫上猛見小儒等人笑着進
來稱讚好畫不曾提防倒嚇了一跳忙笑嘻嘻的擱下筆起身讓坐又
欲收過不令衆人觀看二郎搶一步上前雙手捺住畫紙道我們已偷
看半會了你還要藏什麼呢說着大衆多走了攏來齊聲讚好五官料
也收藏不及只得笑着走開來道什麼出奇不過落你們一陣笑話天

繪芳錄

第五十八回

一

大事也沒有了好在我臉皮子鉄厚似的也不怕你們笑小儒一面看畫一面抬頭再看五官上穿一件藕合色對襟蟬翼紗小衫內襯紫竹穿成蝴蝶水片梅花紋隔汗比甲下穿粉白杭粉羅褲繫着淡桃紅迴文卍字空心鬚帶脚下穿着棕夾線密網涼鞋不愧人似亭亭玉立神如弈弈風清小儒不禁嘆道天牛其人又賦其才真不致虛生此世矣五官聽小儒忽然說此兩句又見眼不轉睛的望着他好生過意不去臉一紅扭轉身子對王蘭道者香看我這軸畫可用得麼王蘭等人亦痛讚不絕道此幅逼近米元章宛如當年一手所出兼之筆意生動大非初學待明日秋涼時候我們都要請你畫一二件五官笑道不嫌我壞還不叫我賠紙我都可畫樂得將你們的紙拿來試筆寔告訴你們罷我這幅畫是補這外間板壁的說着即指其處道此間畫已有了仍少一付對聯意在煩者香爲我一書改日容我靜靜的畫兩軸美人用紅樓西廂上的故事送者香家太太太姊奶奶房裏挂挂可好麼王蘭道多謝多謝就算工換工罷對聯我明兒即寫好送來也不用你買紙我那裏有現成的金箋是京中琉璃廠的貨物外面是買不出那樣好

箋紙來我送你一付罷合你這軸畫兒挂在你這屋裏也還配得上五官笑道我也多謝多謝我這謝字比你那謝字却用的確切些既說工換工你也不必謝我送的畫我也不必謝你送的字我這多謝是謝你送我這樣好箋紙的可不比你那多謝二字安詳點兒王蘭亦笑道罷罷罷算我不通你連這麼一句口頭語多要扳駁出字面輕重來你說送我美人倒提起一件事來適纔小癩說你前日畫了一軸十個美人甚好你挂在何處呢可能給我們瞧瞧五官笑道你別聽小癩的話那畫又算得什麼不是挂在裏間房內你們看去就是了看出敗筆來却別要笑我那可是不依的王蘭等人聽說多一齊走進內間見東邊用八寶攢花竹架隔作小小一間臥室裏面鋪排陳設無不精美懸了一頂淡青官花紗帳大紅寔地紗盤金鈎帶上罩白綾帳沿用玉色官紗搗三牙寬鑲滾邊當中是五官親手自畫的玉堂春富貴圖榻上鋪着龍鬚草斜紋軟席杭州十錦灌香涼枕疊着兩床薄薄的紗被一紅一綠帳內又挂着塵尾拂塵等類床頭前一張檀木半桌擺了一盆素馨兩盆建蘭走入屋內幽香撲鼻習習風生頓忘溽暑靠着後院一帶碧

紗中嵌玻璃短窓窗外芭蕉垂柳梧桐文竹等樹橫窓弄影雖近午時
候也透不下日光來窓前安了一張小小大理石心方桌上面圖書羅
列筆硯精良真个野馬飛塵一絲不到看至下首一順板壁上懸着一
幅橫披即是梅仙所說的畫兒衆人走近細看果然畫了十個美人或
坐或立或臨風弄帶或倚竹無言各臻其妙而且十個美人態致不同
手內皆執着物件衣髮等處極其工細旁邊又補着草木樹石欄杆庭
院諸景無不點綴得安詳周密衆人贊不絕口道果真好畫不負小癩
稱讚連我們見了都愛不忍釋王蘭道我不要你畫兩軸美人送我了
卽煩你照這樣畫一幅罷五官搖頭道只好碰我高興却不敢一定允
你你說着輕巧不知我費了多少事呢又去將小童叫醒送上茶來大
家隨意坐下吃茶閒話二郎道這窗外最妙是幾株芭蕉映在這碧紗
上分外好看所謂窗外芭蕉窓裏人也衆人聽說多笑了起來小儒道
五官平空畫十個美人在上又各人手內執着物件必然都畫着一樁
故事我想了半日沒有解得五官何妨說與我們聽聽五官道也沒有
什麼故事我想畫別的故事至多三五個人又不能全是女子只有金
陵十二釵人數最多無如落於通套使人一見卽知爲十二釵又不過
那幾張稿子翻不出什麼新樣兒來偶閱閒書有唐六如爲江右雷藩
畫的十美圖却沒見人畫過苦於尋不出稿本便將各畫稿上美人湊
成十個又各加改易我生恐另出新意畫的不合位置所以不敢取出
來給人看只好挂在房內供自己玩視誰知被你們見了反以爲佳妙
我到底不信只怕是你們有意笑話我的故意稱揚其寔是鄙貶不怪
別人只怪小癩多嘴去告訴你們引出你們這些話來小儒道人家倒
是真心誇讚你畫的工妙入神委係你畫得真好並非我們謬獎你反
疑心我們笑話你從此我們就說你畫的不好何如五官笑道如今你
們說我不好我也不信了王蘭道原來五官仿的是唐六如進呈宸濠
的十美圖我明白了使起身扯着小儒重至畫前指與衆人看道這兩
個坐在亭子內對面拈毫作想的一是廣陵兩君湯之謁善畫一是嘉
禾文孺朱家淑善書那草地上舞劍的是江陵小馮熊御這邊院落內
同坐在一塊石磴上音樂送琴的三個美人鼓瑟的是錢唐絮才柳春
陽彈箏的是荆溪芳洲杜若吹笙的乃洛陽朱芳花萼那邊竹林裏品

簫的是公安端清薛幼端拍手低唱的是金陵鳳生錢韶盤膝坐在桐陰下獨自撫琴的是姑蘇文舟木桂左首一帶梅林外有個美人身穿縞素持着一幅畫圖在那裏含愁諦視的即是十美中第一出色的南昌素瓊崔瑩看的畫圖是軸小像乃吳縣張夢晉此兩人異地慕名彼此誓不嫁娶後來崔爲畫師季生竊其容貌繪圖呈之宸濠遂爲掠去張抑鬱瘵死崔聞之亦尋卒唐六如爲其合葬玄墓山下墓上又栽梅花萬本說能回頭向五官道我說的可是不是五官道一絲不錯你說的怎麼會錯呢王蘭又笑道你說用各畫本湊成此圖畫的這崔素瓊立在梅花林外可是用的月明林下美人來的稿本其餘如彈琴的是仿停琴佇涼月吹簫的唱歌的是摹小紅低唱我吹簫不過吹簫的換個女人就是了衆人聽了齊聲說是又起身同至外間來坐五官叫入切出兩盤瓜藕與衆人解暑又尋出些畫稿給王蘭等人看伯青忽然說道我聞得小癩說你會寫真前日還代他畫了一個何妨把我們人衆都畫了即將園子裏景致補一二處上去古人有竹林七賢圖我們就題曰繪芳八逸圖連五官都畫上可不是八人麼王蘭不待伯青說

完先拍手叫妙道我真正忘了還虧伯青提起事不宜遲今日又涼爽先把我們衆人的臉畫起其餘補景再慢慢的斟酌如何補法五官見衆人說出了口又曉得代梅仙畫過的料想推辭不得笑着道畫倒容易畫出來不像你們却別要怨我伯青道如果不像斷不怨你只怪我們臉生得不好帶累你畫的不像可使得衆人引的多笑了起來伯青又道此處地方窄小轉展不過又什麼些人擠在這裏怕的太熱不如到我紅香院去我也要辦幾樣好好的精緻涼爽適口的肴饌奉請五官聊作潤筆衆人聽說一齊起身不由五官分說即將他寫真的筆硯物件拿了邀着五官同行來至紅香院內伯青即分付蓮兒叫廚房預備晚間酒飯午飯也開在這裏隨便添一二樣罷伯青又找出一張上等丈二的宣箋五官即展開來先指點何處寫人何處補景何處點綴花木亭台相定地位將紙摺成了界限只留下衆人畫臉的方寸伯青道午飯快有了爽性吃過午飯開筆好一氣呵成省得丟頭落尾的遂分付人去催飯少停擺了上來衆人隨意入座吃畢家人們收過碗筋連兒送上茶來大衆漱了口即議論畫臉五官道那位先畫請過來對

面坐王蘭道就是我先畫罷便在五官對面朝外坐下伯青又叫人在五官背後輕輕搖扇連兒早煎了幾盞冰糖菜豆湯蜜漬西瓜水用水晶小碗外用井水冰着送了上來五官將燒朽柳條取出一小根繫在木筆上把坐位向旁邊挪了一挪側着身子細細將王蘭面目端詳了半晌雖然這人到是日日會面的究竟只得其粗未得其細所有臉上各處細微末節未曾領略得到王蘭被五官看了忍不住大笑起來五官道臉既不可太板亦不可過餘大笑只要微帶笑容畫出來必然神彩飛揚藹然可親王蘭聽說方住了笑五官看畢提起筆來先由鼻目等處畫起若有少許訛錯即用帚子掃去朽痕如是者四五次大概規模已成使遞與衆人看道你們看着可像待到用起色來即不能改正了少儒伸手接過一看即叫好道真像真像宛然者香無二伯青二郞等人亦齊說像極王蘭也起身看了一看又取過一面鏡子對鏡自認本來面目一點無訛笑道真個相像我最恨那等寫真的人本率既不佳却一口的大話人只道他善於寫真的去請教他誰知畫出來天地懸遠若說不似又有幾分意思或眉目或耳鼻等處而已若說相似又

苦於人皆不識要說出是某人的面龐方可恍然明白那怕是終日相見至好的朋友竟有睹面不相認之雅古時有個人請了一個俗手寫真畫起來全不相像這人氣極了拈起筆來在上面題了一絕道是我原非我疑他不是他妻孥若相見反問是誰何畫者見了慙沮而去近來行道的這等人正不少何能有五官這般筆墨我這個臉此時尚未設色已有十分相像若再設了色更外得神我不意五官有如此手段拜服拜服足見聰明人無往而不得你這寫真並未傳授我恐有傳授的還不得你這麼入神入化五官道不勞你誇獎只求諸位臉畫成了能於不大過離其餘補景等事我就不愁了仍叫王蘭對面坐下對着鏡了面色王蘭是張白裏泛紅的皮色只用了淡赭水掃了一層真乃眉間氣溢眼角波生不語凝眸笑含兩靨宛如在王蘭臉上剝下一付面孔來只欠口能言語衆人同聲讚好五官又轉過一面來道請那位來畫了二郞道找來畫罷二郞只在王蘭位置坐下五官亦如代王蘭畫法先細細凝視了一會用朽筆朽成底子俟衆人看過毫無批評然後設色少頃日色平西前後共畫了王蘭二郞梅仙三人五官道明

日清早你們就到紅香院來畫拚着一日工夫五個臉都可告竣了有了臉補景就不難了眾人各自散去王蘭將畫的臉取去與靜儀洛珠看亦說像得狠一宵無話次早小儒等人果然約齊了來至紅香院見伯青纔起身趂着鞋子在院落內看花抬頭見眾人進內笑道好早呀五官還未來呢王蘭道太陽下地幾尺了那裏還早這會兒五官尚未起身可算得個懶孩子你們在這裏待我鬧他去說着轉身出外不到半刻與五官一路吱吱咯咯的說笑進來大眾問了好家人們送上茶點吃畢五官卽拂拭筆硯代眾人畫臉至下畫時分多已畫了早間小儒也將雲從龍請來補畫上去五官又對着鏡子畫了自己的臉共成八人之數眾人細細把玩真酷有人衆沒一絲破綻內中惟王蘭梅仙小儒三人的臉分外畫得神致欲活王蘭道我們的臉畫得神肖倒也沒甚希罕不過是他的本領好惟有他自家的臉對鏡描摹下來也是一般無二有多少寫真的人能畫別人的臉却不能畫自己的臉據說畫下來是個反的怎麼五官不怕畫反了呢五官笑道反照正寫何難之有那是他等故作疑難寔在我看只當他鏡子裏是個人對着他

眞毫無難處眾人點頭稱善裏面方夫人等亦見五官畫得好也高興起來與衆夫人商議同畫一圖連衆位姨娘使婢人等多畫上去五官本不愿意因方夫人等說了不好推却只得勉強答應下來好在衆位夫人五官皆是見過的可以不避諱他來日請了五官入內由方夫人畫起真畫了五六日之久衆位夫人及使婢等的臉多畫齊全共有二十餘人小儒也立了個名目題曰春園集覽圖亦將園景補一二處上去五官道這兩張圖補完了至速要兩月多工夫纔畫得成功呢小儒道隨你慢慢的畫若急急的趨程非獨現在熱天有傷身體再則其中未免卽有草率之處在我的意見大約以四個月爲度也好完全了小儒又開了單子叫人去補置不全的顏色需用各物來交代五官從此五官一日倒有半日在蘆桂山庄足不出戶一則避暑免在日頭下走出走進的怨受了暑氣二則借此補寫圖景正好極演畫筆可以日漸醇熟雖然他們說以四月爲度究竟早點完成也省却一件心事小儒等人不時卽到蘆桂山去看五官作畫又大眾商議那不到之處指點他隨時或增或減光陰迅速轉眼新秋八逸圖景已補成了上面補的

是覽餘閣紅香院半村亭叢桂山庄等四處園景將伯青王蘭畫在竹林下棋漢槎背着手在一旁觀陣竹林中一個垂髮小童蹲在爐鑪旁煎茶上面一隻白鶴迴翔折翅欲下不下似着遊烟之狀小儒從籠在草地上閒步論心後面隨着一名奚奴手內舉着巾帕盃盒之類二郎梅仙坐在梧桐下一方石頭上二郎俯首觀書梅仙在旁笑吟吟的指手劃脚議論只有五官將自己一人畫在池畔凭着亞字闌干看那水面戲水鴛鴦背後立着小童子抱鳳尾短琴五官上身穿的淺藍大衫脚登芒鞋布襪上面科頭手內執着短棕細葉團扇乃山林中神逸之品其餘衆人皆是科頭單衫藍的初夏時候花木等等無非茶蘼石榴萱草芍藥各本或疎或密或整或欹亭台或隱或顯以及點綴的山石水草與人的衣衫冠履畫工緻刻精細異常又題了五個八分隸字是繪芳八逸圖下款是某年月日柳下釣客寫并補圖景錄來五官自從善畫即起了外號曰柳下釣客暗藏他的本姓在內小儒即令人去裝潢好了挂在綠野堂東首一所小書齋內是人見了莫不嘖嘖稱羨由此這柳下釣客的聲名大振向日認識的固然多來求畫即是那

不認識的悉五官之名轉中轉托中托的來求畫求畫陸續不絕五官亦樂此不疲應了張家又允了李姓忙得終日不閒一應題句都是王蘭代筆故而五官的才名尤噪甚至有人來求他題圖作序五官分外忙得得意非凡方夫人又不時打發丫頭出來催他畫集艷圖衆夫人公送了他幾色精巧針線以爲潤筆閒話休提此時已是七月中旬方夫人早接了婉容小鳳過來商議到甘家下聘甘老在揚州亦遣人到南京陳府來納采陳甘二家現在都是堂堂望族一切聘禮自然格外豐厚小儒又備了數席酒開場演戲延賓酌客忙亂了好幾日纔罷當陳甘兩家納聘之時衆人忙忙碌碌五官也不能不廢兩日工夫出來張羅所以集艷圖直至八月初旬方算完成園景補的是奪艷樓留春館兩翻軒等處將方夫人畫在集艷樓下倚闌兀坐身後立着紅雲了頭闌外是沈蘭姑懷內抱着寶森寶珍小姐立在一旁背持着紈扇微微含笑似作欲言之狀方夫人手中執了一支大紅牡丹花逗着寶森頭寶森隔着闌干笑嘻嘻的探身雙手來接這支牡丹花此是五官頌揚方夫人的意思暗寓方夫人爲花中之王又代三公子寶森發了

吉兆其餘衆位夫人或三個一叢或五個一堆有帶着侍兒穿花拂柳開行的有聚在一處精花鬥草的有獨坐觀書有臨流垂釣各各不一皆是淡粧素服家常裝束愈顯得天然體態願盼風流庭院生輝花柳減色上面亦用小八分寫着春園集艷圖五個隸書只注了年月不用下款小儒等人見了稱謝不盡五官笑道何謝之有只恐畫得不好不合太太的意却要請老爺包荒說得好聽些須說他本是學手初畫不能畫大件的衆位太太姨太太小姐們亦望衆位老爺解說小儒笑道你們聽聽我們不過說了一個謝字就引出他這些嘮嘮叨叨的話來卽回頭分付跟來的家丁卽去滾糶裝潢送與太太收了衆人又說了半晌閒話方各自散去轉瞬中秋一切俗景常情不須細贅是日小儒備了兩席酒并邀了從龍過來與人衆賞月裏面方夫人也請了婉容小鳳來與衆位夫人慶賞團圓佳節次日從龍亦遣人邀請小儒等人到衙署內吃酒賞桂無非你招我請往來宴會行樂而已就是這秋節直鬧到下旬方止一日小儒早起閒步至叢桂山庄去看五官走過留春館卽由半村亭後一路走去一則此路稍近二則雖係深秋天氣尚熱走這條路去桑槐夾道榆柳成行沒有日色蒸透下來似覺涼爽正走到半村亭東邊一帶佃山石後忽聽得山石那邊噦噦喳喳有人說話小儒止住脚步倚着山石側耳細聽是兩個人口氣因說得太低聽不出是誰人聲音隨後幾句話說得高些聽說是自己房內大丫頭紅雲口氣那一個只唯唯答分別不出只聽得紅雲噤了聲道我們這一千姊妹們多是修來的到他們家伺候主人的脾氣又好又沒得過重的蓋他我到這門裏將近七八年太太連大氣多沒有呵着三口還要怎麼呢就是你衆位姊妹們也算好的我看各家太太小姐多是和聲悅色的待下人從沒有使着主人性子比待自家兒女也差不多你們沒有見過難說話的主人輕則罵重則打呼來喝去還算是平常待雇工們略略好些因他們來去自便待他狠了他會走的惟有我們買來的丫頭是賣斷在人家的就是打死了也只好白丟了命那個同他去理論呢我雖沒有見過耳朵裏聽得不少你們不見人家動不動丫頭逃走了那是爲着什麼呢不過是主人待他太狠了他實在盼不到出頭日子朝朝捱打暮暮捱罵也還罷了不知主人既待他狠卽

不能體貼他們了縱然挨到二十多歲發出來配人亦是將高就低隨便老的少的胡亂配上一個不管人家一世的終身俗說女子配人如重投娘胎一般所以他前思後慮只有逃走爲是有父母的仍歸父母無父母兄弟的到好說一句不顧廉恥的話意中揀一個中意的人跟他逃走足見這些事并不是我輩了頭們好意做的多是主人逼迫至此我看世間最苦命的莫過是我們做了頭的了若說我們現在這一千姊妹真是前世修來的比那小戶人家姑娘還要快活些呢還是那一等綾羅沒有穿過那一種珍饈美味沒有嘗過小儒聽罷暗暗點頭道可見人家待下人是最難的一經暴虐卽生異心仍落得他們背後譏誚他們說主人待他狠了只好練個人跟他逃走這些事就是主人家待他寬厚過了標梅之年他們亦要生心孟子云女子生而愿爲之有家這一句書專指這班怨女曠夫而言改日我倒要與夫人商議將一千大了頭們發出去配人另挑小了頭服役纔是他們縱不生心想逃也恐做出別的不趁不羈的事來那時悔之晚矣又聽得那個了頭答道紅姐姐的話真一絲不錯我們家姨奶奶待人也與眾位夫人一

樣寬厚是沒有說的在我看眾人中惟我們家大太太苛刻一點專喜人家奉承他又歡喜省個把小錢兒若說打罵使性子也是沒得的這麼說起來我們姊妹中還有春梅妹妹遇着這位主人可不比我們略略差慢些小儒聽了方知是洛珠房裏的玉鸞了頭又點點頭道人待人好人也知道的背後人亦不肯埋沒眾人中果然者稱的大夫人是比我們家的覺得苛刻些可以見他們眼力不錯頗能識人再要往下細聽他們說些什麼只聽紅鸞道咳嗚我們只顧說話太太還待我送桂花去插瓶呢我們去折去罷現在叢桂山庄偏生柳五爺與衆人住在裏面叫我們不順便不然我們園子裏一日還要多來幾遍說着兩人嘻嘻哈哈奔叢桂山庄去了小儒怕他們看見知道背地裏聽他們說話不大雅相反退了一步側身閃在山石後讓他們走遠轉過灣去方一步步走出亦向叢桂山庄走來將至圓門前抬頭見紅鸞折了四五尺長一枝丹桂玉鸞亦折了幾枝小枝兒笑盈盈的出來見了小儒站在一旁侍立小儒道折這些桂花可是太太要插瓶麼紅鸞應了聲小儒卽跨步進門紅鸞玉鸞一同去了小儒走進圓門只覺陣陣幽香撲

鼻沁心抬頭見數十株桂花開得如燦金一般停住脚步細細賞玩伏伺五官的小童早看見小儒忙入內通報五官掀帘攔了出來彼此問了早五官即邀小儒到裏間入坐小儒見桌上放着幾柄摺扇拿起來看多是一色真確金便面皆畫的是花卉翎毛有的尚未設色小儒看了讚不住口道五官愈畫愈精再過兩年真正要求不到了五官笑了笑正欲答言只聽院外一陣笑聲王蘭等人多掀帘進來小儒五官忙起身邀眾人入坐眾人爭着看五官畫的扇子你誇我讚王蘭一時高興磨濃了墨將五官畫成的幾柄扇子取過提起筆來一揮而就真個書畫雙佳分外出色眾人傳玩了一回方各自散去小儒晚間回上房內即將日悶在園子裏聽得紅雯的話細說一遍方夫人道我久想將紅雯配人又不能草草的胡亂了事難得這了頭在我跟前七八年各事伶俐討人喜歡意在揀選一個好好人家將他嫁去庶幾纔對得過這了頭明日待我與各家太太們商議大家留心訪揀一得了好人家即將這一班大了頭發出配人還要分付牙子家挑那頭臉平正手脚伶俐的小女孩子多挑幾個來選擇以便補他們的缺分不早早的預備着待他們走了再挑小的一時換易生手摸不清頭腦的必得他們領帶兩個月方好我想先挑選小的然後再開發大的可不是呢小儒點首連連稱善次日方夫人果然與眾夫人說了眾夫人亦甚以爲然隔了一日即分付牙子家挑上幾十名小了頭來眾夫人各揀了幾名兌了身價又多起了名字其餘的發回叫這一千大了頭領着他們各習執事閒話休提一日小儒坐在上房內和方夫人蘭姑說笑忽見雙福進來回道大少爺二少爺多回來了并與揚州甘少爺一同來的小儒問說甘露來了忙叫雙福請甘少爺在前廳相見自己換了衣冠也迎了出來未知甘露到此何故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五十九回

西冷野樵著

江漢槎滿喪朝北闕

陳寶焜初任治南昌

話說陳小儒聞得寶徵寶焜兩兄弟回家又聞女婿甘露也同了來此
心內歡喜因甘露是個姣客又是初次上門何能怠慢忙穿了衣冠出
來相見方夫人聽說亦知甘露是要進來的也更換了大衣在中堂等
候小儒到了前廳早見寶徵兄弟邀着甘露由外走入他三人皆穿着
公服一般的少年英俊絕世丰神分不出誰優誰劣真不愧佳兒快婿
不禁喜形於色甘露見小儒迎出忙搶步近前先請了安隨即拜了
去小儒一手挽住答了半禮甘露起身又代祖父母親問安小儒亦轉
問了安好寶徵寶焜俟甘露見禮畢方一齊上前見父親請安小儒點
了點頭即回身邀甘露入座寶徵寶焜纔退了下來到後堂見母親去
了小儒細問京中一切與來往途間情形又問甘露近來精神尙健甘
露一一答過即立起身請王蘭等各位伯叔拜見小儒笑道他們皆在
園子裏呢改日再見罷即叫家人持甘露少爺的名帖去請諸位大人的

安甘露又請至後堂謁見方夫人小儒謙遜了幾句甘露再三不肯小儒先命家人進去通報便起身邀了甘露入內單說寶徵寶焜一巡到了後堂見母親請過安又問了姨娘好寶珍小姐也上前見了兄弟此時合府男女僕婦人等多上來叩見二位少爺寶徵兄弟又讓眾位夫人方夫人見兩個兒子比在家豐富了些又見他們皆是衣冠齊楚愈顯得如一雙玉人相似把方夫人這喜得眼睛多笑合了繼道你們沿路辛苦了坐下歇歇能不用東拜西拜的就是缺點禮數眾位伯母嬌娘也不怪你們的正說着只見家人上來說老爺同甘少爺進來了慌得寶珍小姐沈蘭姑與各位夫人多一齊避進房內寶徵兄弟早迎下階來甘露抬眼見方夫人立在中堂等候即上前叩首請安代母親問了安方夫人命寶徵挽住方夫人是初次見女婿的面細細打諒見甘露一表非凡人才出眾與自己兩個兒子不相伯仲心內更外喜悅即叫紅雲取過兩分從重的見面禮給了甘露無非荷包扇套金銀筆錠方勝等件甘露謝了賞方退了出來小儒叫寶徵寶焜陪着甘露到前面歇息自己即不出來了免得甘露各事拘束又分付廚房預備盛

席款待寶徵兄弟同甘露到了前廳即一齊寬了公服隨便散坐用茶少停擺上酒席小儒出來謙讓了一巡酒復回後去仍着寶徵寶焜相陪酒散又邀了甘露到園中閒玩遂在留春館內設了臥具晚間仍是盛席相待次日甘露坐轎至王江祝馮及雲從龍衙門各處拜謁各家皆分日擺酒邀請甘露住了半月有餘方告辭回揚臨行小儒復擺酒饒行又贈了一分厚禮轉呈他祖父甘誓王蘭等人各有所贈寶徵兄弟直送至馬頭方回這裏王蘭等人又公請寶徵寶焜代他兄弟二人賀喜接風閒話休提過了重陽小儒即叫他兄弟收拾行裝又帶了十數名家丁回杭祭祖定日期十月可以出來料理完姻不言寶徵寶焜前往杭州單說九月初旬已屆江漢槎除服之期若論槎的意見不愿爲官情甘終老山林侍奉北堂無如江老夫人逼着他起服進京赴選又勉勵他世受國恩此身既屬在朝廷盡忠即難盡孝况你已有一子我正可含飴弄孫以娛暮景我年雖衰精力尙健切不可因我悞了你後路遠大前程小儒等人亦勸他進京選職的爲是漢槎無奈只得依允即在從龍處呈了稟詞託他代奏隔了一日旨下着江漢槎來

京陛見聽候選授漢槎既奉了明文不容遲緩卽叩別母親又去辭了
小儒等人自然有一番祖饒俗情毋須細贅起身前一日江老夫人在
中堂擺了酒代兒十錢行漢槎跪進了一杯酒道兒子此去若得了實
授地方卽差人迎接母親赴任母親在家各事多祈保爾兒子遠離纒
可放心江老夫人點頭吃酒又諄囑漢槎一路舟車小心更鼓席散漢
槎親送江老夫人回房安寢方到自己房內早見瑯珍與小憐也備了
一席等候大家恭敬了三杯不過說些沿途留心努力加餐的話漢槎
亦囑付他們善侍衰姑照持家事直飲到三更乃散是夜漢槎在小憐
房內歇下次早黎明又去拜辭了江相憲前帶着家丁出城登舟之路
行走非止一日毋須細表這日早抵京都覓定寓所安置行李前一日
先在宮門外挂號請安預備來日陛見次早蒙恩召見時道念江相在
日勤勞王事過諭頒頒着伊子江漢槎免補道員以按察司司缺簡放
漢槎謝恩下來卽去拜見各同年世誼所有部屬各官均是江相當日
爲堂官時一班屬員又深感江相之情不用漢槎去囑託無不留心一
日恰好江西臬司出缺督撫奏請上來吏部得信卽題請以江漢槎補

東洋
所圖

授漢槎因江西在雲從龍轄下甚爲欣喜忙着謝恩請訓又去部屬裏
小爲料理卽擇日出京赴任一路毫無耽擱行了幾時這日已至南京
見過江老夫人合家喜悅非常漢槎乘機稟請江老夫人至任所奉養
江老夫人本想不去怕的兒子是個明大義的人見母親不去不肯
帶妾妾同行只得答應前去漢槎見母親依允好生歡喜便分付家中
早爲收拾免得臨行匆促次日備了手版去謁見從龍下來又拜見小
儒諸人小儒聞得漢槎放了江西臬司使重托寶焜到江西候補請漢
槎照看須同自家子侄一般如有不法卽行叅辦切勿徇我的情面接
着小儒等人爲漢槎賀喜饒行無非戲酒而已熱鬧了十數日漢槎卽
迎請着母親帶着家小到江西赴任去了暫且擱過一邊且說寶徵寶
焜兄弟兩人回到杭州祭過祖拜過合族又去見了朱蓬耕夫婦蓬耕
與張氏見女婿點了詞林甚爲喜慰此時冷桓已推舉到杭嘉湖道寶
徵遂將父親的信當面投遞冷桓見信中說到寶徵的親事請他轉致
蓬耕約於十月半前後送朱小姐至南京完姻冷桓答應了寶徵又同
了寶焜將先遠的祖墓修葺各事完畢方擇日動身去辭別了朱冷兩

家冷桓寫了回書交給寶徵蓬耕見寶徵兄弟去後即趕着置辦嫁裝一切朱家雖是寒素出身所幸蓬耕作了一任縣令稍有積蓄膝前又無三男兩女只有這位姑蘭小姐平日又愛如珍寶再則陳府現在富貴兼全是杭城數一數二的人家故而盡其宦囊所有備了粧奩到了十月初旬諸事齊全雇了幾號大船蓬耕夫婦親送女兒往南京來再說寶徵兄弟回至南京早過了父母將冷桓的回書呈上小儒看畢摺在一旁即與方夫人商議不如俟朱親翁送女來此就湊着這個時候也代焜兒完娶再送養珍到揚州出嫁豈不兒女終身大事一齊多完結了麼方夫人連連稱善即煩王蘭二郎修書到揚州通知甘家兩邊一嫁一娶皆爲的是兒女姻親大事忙着請媒邀賓鬧個不了這日雙福來回朱老爺朱太太送親的船已抵馬頭小儒方夫人聽說忙叫雙福帶幾名家丁內裏派了數名僕婦了頭打道三頂官轎去接朱府眷屬小儒前兩日早在左近賃了一所公館下來預備朱府人等居住又僱了廚子與粗使了頭小使過去伺候雙福到了船中見朱蓬耕請過安面回小儒方夫人的來意即同着朱府家丁收拾箱籠一切抬的抬

挑的挑直奔新宅子裏隨後朱蓬耕夫婦及姑蘭小姐坐了大轎出進城來先到公館內看了住落朱蓬耕便過這邊來拜見小儒人等談了半晌方告辭回去接着小儒人等親來答拜又送了酒席過來洗塵因姑蘭小姐尚未過門方夫人不便邀請之故那邊朱府也將杭州帶來的土宜分送各府各府亦接二連三的送酒送席小儒早擇定十月二十四日天喜黃道良辰代寶徵完姻十一月初一日甘家送嫁到南京初十日小儒方夫人親送養珍到揚州去這半月之中三件喜事忙的各府家丁沒有片刻空暇况方夫人最愛養珍小姐一應粧奩格外從豐又曉得甘家不甚饒裕賠了一頃田地黃金三百兩白銀五千兩過去至於甘家賠來的嫁費當日結親時即議定各事從儉所有不足均是陳府代辦此亦是小儒體貼甘老之處開事休叙早到二十四日朱陳兩府張燈結彩伯青二郎是兩位原媒皆穿了公服領轎前往朱府一路排開執事紛紛約有數百名行人十分熱鬧頭一起是小儒的執事前任兩江總督部堂吏部尚書等體扇第二起江蘇學政全省提督軍門詹事府正詹事是陳仁壽的執事原來仁壽在學台任上已陞了

正詹今年正值任滿之期前月新學台已接了印仁壽即要入京覆命
供職所以寶徵等完姻不能前來適值玉梅新產一女未便同往仍留
小儒處居住倒遂了玉梅的私愿第三起是寶徵本身執事某科舉人
某科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常吉士等牌扇觀看的如人山人海一般朱
府請的是洪靜儀林小黛二位夫人代姑蘭小姐梳粧陳府請的是程
婉容江素馨兩位全福夫人插戴寶徵今日穿着簇新朝服頂簪兩朵
銷金官花身披丈二猩血紅羅坐着八人綠呢大轎隨着新人綵輿到
朱府來奠雁行過六禮即作辭回去待到吉時綵輿進門恭拜天地合
巹撒帳等事種種瑣碎情節不須細說兩位新人郎才女貌彼此恩愛
非常三朝廟見已畢甘家送親的人亦至潔玉小姐過了門與寶煜兩
相敬愛接連又是寶徵夫婦回九方夫人見兩雙兒媳皆是端莊秀曼
甚為喜悅小儒留下朱蓬萊夫婦過了殘冬再回杭州張氏夫人亦因
不放心姑蘭小姐難得親家相留便攔撥丈夫開春回去甘家的人過
了三朝即回轉揚州因不日陳府要送親過去不能久留一至初六日
小儒方夫人即收拾送寶珍小姐起程到了揚州自然又有一番禮節

中旬後小儒方夫人始返南京又夾着回門對月等事忙忙碌碌直至
歲底纔算清楚接着又屆新年陳府今年添了兩位新人分外開熱書
不贅叙單說二月初間寶徵函約甘露結伴入京寶煜亦要前往江西
各家紛紛餞送小儒發了數封信與寶徵甘露帶往都中分投諸同年
世好不過託他們照應恐兒婿年幼不諳事務又發信寄與馮桂請他
照看寶煜臨行兄弟兩人叩拜父母登程寶徵是單身入都舟過揚州
邀甘露偕行寶煜却帶着潔玉小姐同赴江西小儒派了幾男老實僕
婦伺候又着雙福一同隨了寶煜前去因雙福乃多年的家人親見寶
徵兄弟長大的選事可以阻諫小儒又以寔分付了雙福一番倘小主
人有不合禮的事你勸擋不下即寫信告訴我設若你也一道兒嚇神
弄鬼我知道了定不依你雙福聽說摘了帽子在地上碰頭道家人沐
主人如此另眼看視真粉骨碎身難報萬一家人若有事欺了主人即
天地鬼神也不能相容小儒點點頭道原因你各事謹慎可靠纔將小
主人交代與你諒你心地明白斷不會悞事的內裏方夫人在重托了
雙福又分付衆家人婦婢小心伺候日後我都有重賞又去囑付潔玉

小姐各事留心夫婦第一要和陸你敬我愛不可反目寶焜夫婦唯唯
應命潔玉又去辭別各位夫人前兩日甘霖從揚州親來送妹丈妹子
起身的這日直送至城外馬頭珍重了幾聲方回小儒留住甘霖盤桓
了數日纔回揚州寶徵同甘露由王家營起車在路走了旬日有餘早
至都城共覓下一所住宅同居連帶來的家丁約有十數人公廨中倒
不寂寞直待到朝考過後寶徵受職編修甘露簽分禮部學習今上又
知道陳寶徵乃陳眉壽的長子愛他年幼學優又念小儒日前供職忠
公殊恩特沛欽派寶徵充實錄館纂修差使不提他郎舅兩人在京供
職再說寶焜一路風帆直抵江西省城雙福先上岸賃定了公館隨後
寶焜夫婦坐轎入城進宅帶來行裝一切整整安置了數日方纔粗定
寶焜即備了手本履歷去謁藩司及本省制撫軍下來又去謁見漢槎
遞了小儒的信漢槎細問在路行了多時又問現在住居何處寶焜一
一答過方告辭出來次日即去稟見首府與同寅各官適值南昌府知
府是新到任的寶焜見面時即吃了一驚看官你道是誰那知即是魯
鵬他何以得到此問來做首府的呢因在揚州甘泉縣任上告病回京

見了魯道同捏成一片誑詞說他吃了小儒雲從龍的苦魯道同因上
次王蘭的事狼不快活小儒此時見兒子丟官回來又聽了魯鵬一面
之詞火上添油大罵道陳眉壽害從龍這兩個該死殺才各事與我魯
家做對是何道理我魯家從未得罪過你們上次鵬兒是雲從龍叫他
丈人叅的今次鵬兒又是他自家勒令告病你們欺我兩個兒子即如
欺我一般若論陳眉壽尤其可惡上回爲王蘭的事我狠不耐煩此時
你又尋事到我頭上叫人怎麼咽得下去罷了慢慢的打聽他們罷倘
有一半件差誤跌在我手裏那時再說魯道同前思後想愈想愈氣又
切寔抱怨了兒子一陣恰好見春闈放了榜寶焜以知縣分發江西一
時觸起機變計上心來沒奈何將自己歷年聚積的若干私財取出來
代魯鵬報捐開復又加捐了知府在部候選魯道同既在閣內辦事前
次又做過吏部堂官那個不去奉承他魯道同即授意部屬各官專候
江西省知府出缺再行開請偏偏事有湊巧未及數月江西南昌府首
府病故督撫奏放新員赴任部裏得了信即以魯鵬題請上去遂蒙簡
放南昌魯鵬亦甚爲歡喜在部裏領了憑辭別父綬帶了家小星夜赴

江西新任去了臨行魯道同又暗暗囑付了一番自古小人心腸大概相同縱魯道同不言魯鵬亦能領會及此魯道同見大兒有了官去爽性代次子魯鵬捐免了處分指捐內閣中書因魯鵬是個一榜倒也合例單說魯鵬到了江西自接印之後一味貪緣買上司的歡心惟有漢槎深知他前番行爲大爲不快見他各事謹慎無隙可乘也只得暫爲隱忍今日寶焜謁見首府下來甚爲詫意曰付道怎麼這個冤家也到江西來莫非因我而至想報復前仇麼想到此處不禁焦燥起來再退後一想自己啐了一口道呸陳寶焜你怎麼這麼長刀遊劍還算是個丈夫麼只要我有了缺立心不苟諸事秉公就是魯鵬現爲本省督撫也奈何我不得何況他也不過是此間一郡之守我亦一邑之侯相去只一閱耳我惟知做官的分中之事上答國恩下恤民生卽是了此外又何足慮焉前後這麼一想反坦然自如每逢衙門之日寶焜也隨着各同僚去見首府誰知魯鵬見了手本卽忙請見狼爲深談暢叙竟似合契得非凡若值單見時必留茶留飯殷勤備至將寶焜請入內廳終日盤桓又說當日在揚州時我是初膺民社各事不免尙於血氣胸中

又無見識所以鬧出那些事來後來深蒙令尊老大人與雲大府訓誨雖然彼時難爲人情而今細細回想沒有日前一番挫折也沒有今日倒是成全小弟不則一味任意忍受禍更深嘗聞古君子造作人才不避嫌怨尊老大人與雲大府卽此意也小弟寔係銘泐五中從天良內激發出來的話並非巧言取悅之詞寶焜聽了甚爲納罕暗道這個人與從前竟成天淵之別我亦不可存心絕人太甚也謙謝了幾句由此寶焜倒將魯鵬認作知己魯鵬又極力在上司前稱揚寶焜年富才明大有作爲非百里之才雙福冷眼從旁看出動靜使中勸諫了數次叫寶焜不要去親近魯鵬怕的與自己已有得無奈寶焜惑於魯鵬一派巧言反以爲雙福多事雙福的話如耳邊風一般說煩了的時候却不便呵斥惟有隨口答他兩聲看官可知道何以魯鵬不記舊恨反同寶焜親厚因內中有幾個人指使魯鵬做的這些人是誰說出來又是看官們會過的熟人乃是許春舫朱不賈子誠等三人他們因何又聚在一處的呢只因許春舫前在揚州爲章如金的案件去了官職卽辭了府幕回轉江西好在他家中甚爲富足因打聽得魯鵬到了南昌府任卽

去拜見魯鵬上次得過他的財帛又知他是江西省中的富戶樂得與他去交接留他做一名耳目便具帖延請許春航入署過了兩日朱不與賈子誠也由浙江到南昌來投魯鵬朱不又改名世功捐了一名從九品分發江西遂托魯鵬稟請留於南昌府屬差委魯鵬亦樂於收他爲牙爪又將賈子誠請至幕中他們本是舊交今日復聚在一處便任性狼狽爲奸無惡不作無利不趨有受過他們害的即送了一個綽號稱之曰南昌四獸言其如虎狼一般可以食人初次寶焜見過魯鵬回至後堂即與他三人計較要結寔的收拾寶焜一場以報他老子前番之恨賈子誠笑道雲翁不必性急此事極易處置雲翁却不可露出半點懷恨之意須要格外與他親近不妨將日前的話引各歸己使他不疑你雲翁有報復他的意見那時出其不意下一毒手猶如迅雷不及掩耳縱然他有通天手段也措脩不及了說着又走近一步附着魯鵬耳畔低低的說了幾句喜的魯鵬手舞足蹈起來道子誠先生真今世之張子房也拜服拜服又將子誠定的計策告訴朱許兩人亦同聲說好朱不道非如此不可必須先將他安置在肘腋之下方可不時稽察

他的過失又可轉制到他若在鄰邑究竟隔手隔脚的其權柄不在我手內真正算計得點水不漏不怕他不墮入術中而况小陳是個初出書館的孩子有多大見識更易上這圈套不說魯鵬等人暗中算計這日恰好南昌知縣調了他缺魯鵬乘機稟請寶焜署理此缺雖然寶焜是初到人負首邑首縣不甚合例若說署理一層尚可破格藩司亦見寶焜少年有幹使准了魯鵬稟請一面轉詳撫院一面札飭寶焜署理南昌縣事實焜初任即得了首邑喜出望外忙擇日接篆派雙福總司門政又聘請了幾位老手幕友司理刑錢各事次日即去面謝魯鵬見了面魯鵬先給他道喜又說我常想兄弟們能在一處就好了那知天從人愿如了我的私衷並非我之力量乃老兄洪福亦是南昌衆子民之幸得此賢父母來治理此邑再則我們今日說開了以後切勿拘於名分一有公事大家同心合力的商酌辦理纔是寶焜起身諾諾遜謝不已又開談了半晌方作辭回衙自是寶焜諸凡百事稟到府裏無不允從魯鵬有了疑難案卷反請寶焜去計議寶焜心內深爲感激道既蒙他在上游前保舉又蒙他抬愛我須要寔事求是的做一番大大事

件方不負魯太守拳拳之意遂暗中分付雙福與數名心腹家丁在外密訪當地土豪惡棍及一切關乎民膜之事又不辭勞苦的盡理公卷夜巡閭閻除莠安良捕緝盜賊一日寶焜正坐在衙內與幾位幕友談心只見雙福上來回道家人昨日訪聞城東有一件奇冤迄今載載沒有照雪這一起人都視官府如兒戲任性妄作妄爲毫無忌憚歷任各官多恐搜尋出根來激出意外變亂是以多含胡下去家人既訪得了實信恰不能不回寶焜聽了狠吃一驚忙立起問道什麼原故你且細細說與我聽未知雙福說出些什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六十回

懲教匪德鹿閭閻

縱罪囚賄通獄吏

西冷野樵著

話說陳寶焜聞雙福說城東有一件奇冤至今未雪忙問道你這話可的確麼雙福道家人若不打聽真切何能虛報寶焜道你且將這案情由說與我聽雙福道說也話長東邊離城十里有座萬家村這村中的烟戶約有數百餘家倒有一大半姓萬的俱以耕讀爲生安分守己從不干預外事村南有個秀才名叫萬坤祖父遺下有百畝良田家中甚爲過活得去萬坤又在家訓了一堂蒙童妻子熊氏亦是舊家女兒夫婦年過四十尙未有子女一日萬坤傍晚解了學在門前柳樹下散步閒眺見一起有五大人走進村來均是隣邑楚南北的人氏因路過此地天色昏黑意在寶庄借宿一宵明早好去赶路萬坤是個長厚人憐他們出門之苦即將前進打掃出來讓他們居住這一千人夜闌前不困睡多一個個盤坐地上口內喃喃的似作誦經之狀萬坤見了甚是詫異忍不住跨進房內詢問原委衆人見萬坤進來也不慌忙徐徐立

起邀萬坤坐下爲首之人道我等行爲既被你先生看破諒不能相瞞亦是先生有福纔得此機遇我等幼年採木入山見一道士隴眉皓首坐於石上喚我等近前說與爾等有緣授爾等神書一卷出以濟世他日功成即可飛昇仙闕遂在懷內取出一卷書來交與我等升空而去上面無非積功累仁廣行善舉又有些納氣運功之說現在我等立其教曰廣仁大教陶事爲首者共有數百餘人我等得書時卽望空設誓立心愿濟盡天下同登正路到處又尋訪福厚之輩延入我教不過多一人卽多一人傳授我等素知先生爲人謹愨故特來相訪這一村之中以先生爲表率卽請先生爲我教在此地作一領袖人必信從先生目下正乏鸞鳳若濟得多人包管先生能羅叶夢芝蘭盈庭之慶若論別的話萬坤毫不介意一說到子息上正碰入萬坤心坎笑嘻嘻的起身道果然有驗天賜我一子接續香烟我情愿入教倡首奉行不知列位這廣仁教怎麼行法衆人見他入港好生歡喜卽將神書取出與萬坤觀看其教一府一縣一村一堡一里等地方每處立一教堂選一年高信實之人爲首名曰大祭長再選一人協教曰亞祭長其餘百人之

長曰總司戶五十人之長曰次司戶十人之長曰大司戶五人之長曰小司戶又每教堂派一往來傳信集衆之人名曰走堂一逢三七日期在教之人齊集於教堂聽大祭長登壇演說教中言語無非爲臣要忠爲子要孝天下有寒者我教當以衣衣之天下有飢者我教當以食食之再於每月朔望之日懸挂廣仁大師影像在教者悉排班行禮恭拜各陳所求默禱於壇下必有靈驗這廣仁大師卽是西方我佛如來化身佛以慈悲度世恐人不信佛教觀爲具文故具大法力另開生面俾世之沉迷者共登彼岸倘在教者犯了教規重則處死輕則摑打五人

有犯咎在小司戶十人有犯咎在大司戶由此以推各有約束不得紊亂萬坤聽了信以爲實興匆匆的回後與熊氏商議熊氏亦因求子正殷力爲攬掇丈夫言此舉萬坤遂將前兩進房屋搬空讓他們一干人安身復將東首三間靜室打掃出來供奉廣仁教主影像次日卽邀齊在村之人備說此教許多好處村中人等見萬坤多敬信如神又知道他是個明理讀書的長者從不趨信異端諒必這廣仁教沒有說的便一傳十十傳百的傳說開去人人皆爭相入教共推萬坤爲萬家村

這教之大祭長一切教中禮節規模皆是這幾人教導萬坤效行那知未及半年一方數十里之內的各村各庄多來入教眼見這廣仁教日漸興旺先後入教者共有千數百人糾合萬坤倡行的那五大人一名張高一一名強德一名袁自通一名賈有仁一名何堅一名束成皆分派了頭等執事甚至相離太遠的地方即自立一教總推萬家村之教爲首說也奇怪到了一年之後熊氏竟懷起六甲來萬坤喜出望外無論是男是女到底有了後嗣更崇信廣仁大師靈驗非常又首先解稟助田數畝充教堂經費其外量諸家之有無捐派共得了數百畝膏腴之產歸入教堂以爲額款又派了二三老練誠篤之人經理春種秋收諸務這廣仁教自有了額費分外井井有條轉眼熊氏身孕已屆八月萬坤忙着雇乳娘裁剪小兒襁褓等物甚爲高興一日隣邑教堂來請萬坤去說教萬坤因妻子有孕不放心他出意在託故推却說賈有仁再三勸道鄰堂來請你去演說教旨是看得起你知你道行高深可啓發他們之未悟你若推委不去一則辜負來人之意二則顯見同教不義未免與這廣仁二字即自蹈背謬還是去的爲是萬坤無奈只得應允

收拾前去此去至速也要一半月就延囑付熊氏小心門戶自己諸事要加倍留意不可傷力勞心次日大早萬坤帶了兩名雇工又邀了本堂數人前往誰料萬坤去了未經數日他家中鬧出一件天大事來一日賈有仁與強得來見熊氏說他們要請位朋友堂內不便起坐意欲借尊府這裏不知大嫂可肯曲從熊氏因平日丈夫在家這些人常來常往熊氏亦不躲避况他們借我家內請客也是小事就是丈夫在家也沒有不允的遂答應了次早賈強二人果然請了一位朋友來熊氏早將外面書房打掃潔淨又叫雇工們好生伺候賈強二人歡喜非凡晚間送進幾色佳肴一大壺美酒來熊氏見他們來意諄切不便推却只說了聲多謝即收下了叫丫頭們點上燈將菜蔬取過嚐了嚐倒還可口便命把酒盪煖在房內獨酌熊氏本來量窄今日因這酒色味俱佳一時高興多飲了數盃覺得身子就蕩起來坐立不住即起身轉步欲到牀上小躺忽然一陣頭暈眼跟踉蹌勉力挨到床前倒身睡下即不省人事了頭們進來見熊氏睡熟知道他酒醉也不去喚他收拾了桌上殘肴帶好房門各自去睡及至次早人衆醒時見熊氏房門大開

只當熊氏已經起牙忙走進房中一看只嚇得衆了頭叫苦不迭原來熊氏被人殺倒地上由胸剖至臍下血淋淋的五臟堆滿一地可憐衆了頭連爬帶跌的走出喊告四鄰衆隣舍來看也不解其意道昨晚你家還有人請客的我們聽得猜拳行令的直到四更半天纔散怎麼鬧出這件事來內中有幾個老成的人一面知照地坊前來看視情形好打報呈一面專人去叫萬坤隔了一日萬坤回家抱尸痛哭忙去報案縣裏下來相驗過了卽飭捕分頭緝獲兇身後來人說到當晚有人請客的話萬坤追究起來細細訪問稍有風聲每次見了賈強二人多有忸怩之色一日同伴中拌嘴說出這件事被萬坤親耳聽得方知是賈強二人將他妻子殺死原來他們以傳教爲名暗中專取人家孕婦元胎合成迷藥到外鄉外村去拐騙兒女可獲重利萬坤那裏曉得誤入其中此時訪問清白直嚇出一身冷汗又痛熊氏無故被害甚慘也顧不得自己罪名一口氣跑到縣前擊鼓鳴冤縣裏因人命關天不敢怠慢卽出簽捉人有一個差人名叫李德也在教內得了信飛風去通知衆人早爲打點又悄悄來至後堂面見本官說教中人衆怕的激成

變亂况且萬坤所訴亦沒有實據不過據同伴口內之言安知非仇隙誣栽縣官聽了李德之言未爲無理卽止住簽差俟訪查清楚再議却好賈強等人的賄賂已至內外關節皆通縣官樂得含糊過去萬坤雖然逢期投詞連連催促無奈縣官拿定主意不辦此案總以未見實據爲辭十分催急了再加上兩名差緝訪甚至將原差虛應故事的坐堂比較一番停幾日仍是鬆懈不去爲坤又到府裏去告過一次俗說有錢到處通神府裏依然的批發到縣裏來追捕賈強等人又囑出旁人來向萬坤陳說利害縱然追到水落石出你妻子指定是何人所害你是這一教的教首亦有應得之咎萬坤被衆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了害怕起來也不十分的道案了及至後任縣官來見前任尙然不辦他又何苦強作惡人到了任不過換簽加差若作振作一俟被告的關節到了卽放寬過去所以這件血海冤枉的大案竟這麼將就就的拖盜過身雙福把前後的情節甫經稟完早將寶焜氣得直跳起來只見雙眉剔豎兩眼圓睜拍桌大呼道該死該死民間有如此奇冤居民上者竟置之膜外豈不愧煞非獨尸位素餐竟成罪不容赦我不知道則

已既知此事隨他有千百萬虎狼之黨我也要訪拿罄盡爲民伸冤兼之地方上久久容留這千人滋事日後將有不測之禍豈非民父母養癰以患去害百姓麼雙福忙諫道這件事固然要辦亦不可造次必須想個萬全萬美之策方纔妥善使他們自投羅網靡有孑遺倘走露風聲他們有了准備拿不住還是其次若再激出別樣的事故來那就不妙了家人的愚見如此尙望少老爺斟酌寶焜聽罷點點頭道你也慮的甚是你且出去待我細心籌劃若何辦法再和你計較雙福應了聲退下寶焜初時一聞雙福之言恨不能即時飛拿人衆此刻被雙福道破果然這件事有些棘手一經不愼定有禍亂那不是爲民除害反速民受害了倒不如不辦的爲上前思後想沒處下手再者還有一層如果易辦前任許多官豈無一二稍具天良以民事爲重者愈見此事不易着手寶焜背着手在內堂踱來走去的籌畫猛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笑道如此行去定可成功忙叫雙福復又進來起身附着雙福耳畔說了一遍雙福點首答應退下自去料理寶焜又一面親自坐轎到武營裏會統領官商議請他撥派數百名兵丁到縣裏來隨時調用領兵

官見是地方上公事况捕緝亦是武職內的責任遂滿口應允當即派了一名千總四名百總又撥了五百名精壯兵丁赴縣聽調寶焜見有這一枝兵分外胆壯專待雙福回來是何動靜即好相機而發話分兩頭單說雙福到了自己房內改換了一名村人打扮也不帶從人單身奔萬家村來打聽得賈強等人的住落托言遠客迷道借宿他家又改爲劉姓晚間無事說到廣仁教的好噴噴稱羨不已強得見雙福語帶入港又見雙福相貌伶俐可以有用遂接口道劉客人不是我們此地人怎麼知道我們這廣仁教的好處呢雙福微笑道刻下四方慕名的甚衆各處皆知也非獨我一人知道不瞞列位說小弟在家也薄薄有數名聲也曾立了個名目號召多人因爲敝地人心不齊故而棄了他們來投奔列位的若見疑小弟即不必言了賈強等人聞得來聲亦是個教中朋友非生手可比忙笑道我等教名廣仁原取推廣仁衆之意恨不能天下人皆來附合怎麼兄台遠路來投我們倒見疑起來這是兄台自己疑心一面款住雙福一面約齊各處爲首人衆次日來與雙福會晤雙福又取出私囊數百金爲入教進見之禮人衆更外歡喜即

推他爲協理各教堂的副手名曰亞祭長雙福見人衆並不疑心許他入門好生喜悅外面諸事與他們格外出力暗地却將他們惡跡細訪賈強等人見他實心入教也不瞞他雙福又留心打探萬坤家故事又將爲首的幾名要犯在洛訪問明白不覺在教一月有餘大小各事訪得清清楚楚這日托言進城探親回到縣內把前後情形細稟與寶焜知道寶焜聽罷大喜痛贊雙福狠有幹辦你仍須快快出城安住人衆不可使他們生疑我這裏頃刻派人幫同你擒捉衆犯此舉算你首功你却安辛苦點兒雙福應聲退下連忙又出城去了寶焜隨即升坐大堂將請來的五位營官邀入衙內命各帶着一百名兵丁分頭兜拿又簽差捕役數十名將雙福開來的清單交給他們隨同伴眼第一須要機密切勿使若輩聞風脫逃要緊寶焜俟衆人去後靜坐後堂專守好音此時心內反七上八落起來不知可能成功若此行不濟豈非枉費了數月心血日後更難拿捉暫且不提單說衆營官領着兵丁捕役出城將及萬家村見雙福迎了上來道衆位大老爺來的真正湊巧今日是他們說教之期又說是教主升天的日子各處大小頭目多到萬家

聚齊該應他們惡貫滿盈合當盡絕平時多沒有這麼齊整現在萬坤因爲屢次控告他們怕他們暗害反躲到別處去了今日去擒捉可以一鼓而獲衆營官聽說甚真忙聚齊兵丁一擁而進將萬家團團圍住發聲喊打將進去見人捉人賈強等人正在那裏念經獻供忽然打進多少人來盡是弓上弦刀出鞘長繩大索逢人便捆欲要動手拒敵無如措手不及竟未走脫一人衆營官仍恐復有羽黨藏匿在內又四處搜尋了一回方押解衆犯回城多用繩索捆作一團叫衆兵丁扛抬可憐萬家村中衆百姓正看他們說教熱鬧忽然從天上來了這一千人又滿眼明晃晃的刀矛滿耳咕咚咚的鎗砲不知是兵是盜嚇得携兒抱女犬走鷄飛沒命的逃生跑不及的只好把門戶撐門起來坐在家中亂抖那一片呼號亂喊之聲直聞數里連隣村多驚慌不定衆營官恐有意外之忙一面傳令衆兵丁不許囉唥一面出示安民原來前在縣衙商議時也曾與寶焜算計及此寶焜當即叫書吏寫了十數道安民告示交給衆營官帶在身邊以備不虞此時一齊點起又令營兵四面敲鑼招撫良民勿得驚懼衆村中有幾個大胆的聽兵丁口內

說出原由方慢慢的聚攏來詢問始知專拿的是廣仁教一班爲首之犯與大眾無涉各家方纔心安仍然搬回居住早有前站飛風報進衙門說教匪一齊拿住不會走脫一個寶焜喜出望外分付傳萬坤對質隨即親身來迎接衆營官邀入衙內再三稱謝文重賞出力衆兵丁俟通詳時定將諸位大名列入候上憲叙功酌獎衆營官亦起身稱謝帶了衆兵丁自回營伍見統領繳了令遣兵歸隊不提這裏寶焜見原差來回萬坤業已帶到忙升坐大堂將賈有仁強得張高袁自通何堅束成大個大頭目及一起十數個小頭目押在堂下一邊先將萬坤喚上細問教中情形萬坤見人犯盡獲妻冤已洩喜的在堂上叩首不迭遂把如何來誘他入夥如何在萬村設立廣仁教名目後來如何分設各處又如何迷拐人家子女如何殺害熊氏妻房盜取胎孕由頭至尾細回一遍寶焜命跪在一旁即將賈有仁等人喚上詰問賈強等人此時方明白姓劉的是縣中差來密訪他們惡跡的並非什麼遠客姓劉又聞萬坤將他們隱情全行說出料想抵賴無益徒受刑法大眾嘆了一口氣道不意我們立教數十年各省幾遍未曾敗露今日反破於此處

也是天意合該如此遂一口同聲招認不諱寶焜命衆犯親畫了供當堂上了刑具發獄收管一面通詳各大憲候不定罪詳文到了首府把個魯鵬狠狠吃了一驚忖道不料陳寶焜這小畜生倒頗有才幹此案卷歷任多未敢辦何以他蒞任未久即拿獲了這一來定蒙上司保荐我更難扳搖了我將他請署南昌縣是安置在肘畔好擺佈他這麼一看我倒反暗中成就了他了想至此處不禁焦燥起來忙請了許賈朱三人過來商議現在朱丕經魯鵬代他上下謀爲派他署理南昌縣典史此亦是魯鵬一舉兩得之意一則成全了朱丕二則使朱丕與寶焜近在肘腋使於稽察他的短處朱丕聽了笑道這又何難他既詳了上來乃是公事萬不能不代他轉詳出去料想他是通詳縱不代他詳也是沒用何妨格外加幾句好勸語樂得做個順水人情若說要扳跌他只要存心算計他任他升到督撫也不怕他飛上天去我却想了個好計策在此說不得要先拚去了我這微官方可有濟未免我有些不值得魯鵬不待朱丕說完忙道只要扳倒了陳寶焜那小畜生我即丟官也甘心無怨沒說你這叢爾一官有何惜處你若爲我報仇丟去了

官我定捐個知縣還你不強是你這芝蔴典史麼賈許二人亦同聲稱是朱不笑道果真代我報捐知縣我決不惜這小官包管你大事成功却不可事過之後謊我魯鵬遂起身走下台階對天日設誓自矢朱不始不慌不忙說出一條計策來如此如此這般做去可不是去掉了我也他爲我拖掉了麼魯鵬等人聽說拍手稱善又閒話了一回朱不告辭出來臨行魯鵬又切實囑拜了一番事成我定不食言你只管放心去做朱不回至本衙專守機會好發作此舉漢槎自接到寶焜詳文甚爲歡喜道果然寶焜這孩子大有才幹我也可以放心督撫各憲見了詳文亦痛讚不已即聯銜序功入奏不日奏到上諭南昌縣知縣陳寶焜年富才敏遇事認真以同知直隸州升用并查遇有何項缺出卽行題補外千總百總等弁均按品升賞衆兵皆有賞賚廣仁教爲首各匪悉於犯事地方正法梟示其餘從者各分別刺配邊遠充軍督撫轉行下來寶焜一一發落已畢次日來見首府魯鵬見了面便對他道喜又極力褒獎了一回閒話休提單說朱不受了魯鵬的重托日夜籌畫要害寶焜這日恰好有一起大盜獲住發下獄來晚間朱不親去查監因

是一班飛簷走壁的巨盜囑付獄卒夜間防守須嚴獄中有一名禁子名叫寶泗爲人心細如髮辦事玲瓏朱不狠歡善他寶泗也極意巴結獄官朱不查過了監到獄脚堂少歇喝退隨來衆人單喚寶泗進來卽將魯鵬的意思對他說明我想就在這一起大盜身上尋出條計策纔扳得倒他寶泗道好是好極了豈不與太爺有碍麼朱不附着寶泗耳畔說了幾句寶泗笑道既這麼着小的自會去辦不要太爺多囑朱不道事成我包你有大大一宗賞賜魯大人不是忘情的人說畢朱不起身去了寶泗送過朱不回到獄中仍將各犯大刑縣下原來獄中各犯不過上個拷繯而已其餘大刑多俟查監的下來上這麼片刻遮掩耳目寶泗備了一壺酒將內中一名盜首名毛三拐子的邀入自己房內對飲着寔稱讚毛三蓋世英雄綠林豪傑欲與他結拜兄弟又允他覷便設謀開活罪名毛三是久慣江湖上的人人一開口他卽猜得三四分今見寶泗恁般殷勤明知有事要和他商量樂得不卽說明先吃他娘一頓再議飲過數盃寶泗起身親代毛三拐子斟了一杯酒道三哥請乾這一杯小弟有句話要與三哥斟酌千萬不可推却毛三仰起

脖子一吸而盡放下杯子哈哈大笑道寶班長你把我毛三當着什麼人看待你起先請我吃酒我即知道你斷非無故而設不怕你班長見氣的話你們不討我們浮油吃就算佛心慈悲了俗說手執無情棒懷揣滴淚錢那裏還有開飯開酒來請我們呢什麼話請說罷寶酒臉一紅道哎哟三哥你不免太輕量小弟了你在監中也有一月多了見我可是那般齷齪人你果然這麼疑心我也不敢相煩別說要得着你三哥纔肯請你毛三忙陪笑道和你說笑話的怎麼發起喉急來說說說再遲我就不聽了寶酒也笑了笑便將朱丕之意與毛三說明朱太爺情愿丟官身就處分放你逃生你第一須知會同伴不可說我放你要一口說你自家越獄的其次你要遠走他方切勿再被別人獲住當知朱太爺一團好意放你逃生囚犯越獄疎於防範是欵公罪若私縱囚犯即難就承了不能他出好心你沒有好報他毛三聽說要放他好生歡喜忙立起謝了又謝口內假說怎生對得過朱太爺呢寶酒搖頭道罷喲你還不想走嗎只要你依我的話即是報効了朱太爺了兩人重又飲了一回毛三自回號內是夜即與同夥諸盜說知同夥亦樂得毛

三逃走因爲毛三是名首犯一日擒不住他其餘即不好擬罪次日寶酒悄悄至捕廳衙內回了朱丕的信即托故告假回去日間早將毛三拷鑊扭開只虛虛的扣在上面臨時一掙即斷又將近號的各處鎖鑰中三管用線紮住皆告訴了毛三方纔回家一至初更時分俟查監的下來過了衆禁卒因今夜寶酒不在獄中沒人拘束即大衆三個一堆五個一叢吃酒的要錢的自去方便毛三先將刑具脫下辭別了人衆悄悄地將內號門撬下即從裏闖天井內縱身一躍上了獄端用腳踢折三角尖釘數支立住了脚一步一步蹣跚到屋上始漫房過屋的去了這裏衆禁卒開到半夜有幾個細心的偷空進來瞧瞧見內號門開着先自吃了一驚忙跑入內闖點了燈火進號來查數東邊查到西邊南號點至北號甚至連尿桶毛廁裏面無不尋遍單單不見了首犯毛三一入衆人只嚇得冷汗直淋急問衆犯道毛三那裏去了衆犯道毛三到號外小解去的進來不進來我們就不知道了那裏我們派着住他麼問的可不好笑衆人聽說只急得乾哭又向別號內查了一回皆不少數此時滿獄中大燈大火點得明如白晝衆禁卒都來了一個個搖耳

饒腮毫無一策只得分頭去稟報獄官到寶泗家送信寶泗得了信假作驚惶連稱怎生是好也飛風似的跑入獄中道怎麼我去了一天就鬧下這般亂子來你們多分又是賭錢去的好在我是申明告假的人與我不甚相于衆人被寶泗一句話問到心坎兒上無言可答惟有互相埋怨而已朱不在衙裏聞報心內暗暗歡喜先密遣心腹去告訴魯鵬一面不及坐轎步行到獄一疊聲傳喚寶泗進來道你怎麼了首犯脫逃是件什麼事怎麼你這麼不小心你的腦袋子還有嗎不是連我多被你坑煞了我也不管你自去見陳大老爺去講說着踉足噙聲連叫怎好寶泗不慌不忙跪下稟道獄犯脫逃小的原罪不容赦無如小的早聞曾向太爺請假兩天小的今夜不在獄中太爺的明見要問這一千人纔知道呢朱不聽了沉吟半晌道不錯你是今早告假的雖然如此說你終不能無咎你們窩子裏去辯去罷說畢喝令從人帶住寶泗來見縣裏陳寶焜早得了消息正在疑信不定揣摩之際朱丕上前請了安侍立一旁便將毛三越獄情形說了一遍請堂翁示下若何辦理未知寶焜怎生回答朱丕且聽下回分解

所圖書

乙亥年之內